

溫州府 府 印

禮記卷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下第二之二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

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釋文依本又作展於豈反見賢

呂反又音儲

孔氏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

間繡為斧文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

之間鄭註如今綈素屏風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

云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當依而立是於秋受覲禮也

天子衮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入廟門

右坐奠圭玉而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不

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子當依而立' and '諸侯北面而見']

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王既受玉諸侯降階並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殺之時其氣質斂故并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當宁而立此爲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註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宁立以待諸侯故云當宁而立也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春朝陽生之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地道尊右故諸公在西也愚謂覲者諸侯秋見天子之名朝者諸侯春見天子之名依設於廟宁在治朝則覲禮在廟朝禮在朝也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入廟北面而覲則無東上西上之文是諸侯雖同受次於廟門外但一一入覲不同時旅見也朝禮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則旅見矣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則四時之朝禮異也鄭氏謂夏宗依朝冬遇依覲今儀禮惟存覲禮朝遇宗皆亡大約朝禮和覲禮嚴朝禮文覲禮質朝禮盛覲禮簡周制六服諸侯分年朝王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也每歲當朝之諸侯雖同在一服之內然道里不能無遠近又或有疾病事故其至不能無後先王則因其至之時以爲之禮春則用朝禮夏則宗秋則覲冬則遇蓋放天時之溫肅以略爲行禮之別而又因以勉諸侯使疾於朝而不敢怠也○鄭氏曰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

門外而序入。孔氏曰：崔氏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陳介。天子車在大門內，設擯，介傳辭訖，則乘車出大門外下車。若並朝時，王但迎公，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廟門，天子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朝服，執摯入應門而行禮。若熊氏之說，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賈氏公彥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春秋受摯在朝，亦無迎法。至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出迎，愚謂儀禮覲禮受摯，受享皆在廟。此云當依而立，與儀禮合。至朝禮，此云當宁而立，則在朝也。大行人言廟中將幣三享，則在廟也。故鄭氏謂受摯於朝，受享於廟，欲以兩通其說。然司儀言諸侯相朝，廟中將幣兼該朝享，不應大行人之廟中將幣乃專指受享也。且受摯之禮重於受享，何以大行人言受享而反畧受摯耶？且禮以廟受爲隆，何以受享於廟而受摯反在朝耶？覲禮王不迎諸侯，而大行人有王迎諸侯，賓主朝位之法，先儒以爲春夏之朝異於秋冬者也。然如崔氏之說，則王先迎賓而後行朝禮，如熊氏、賈氏之說，則先行朝禮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受享，禮經散逸，先儒各以意說，今姑並錄以俟考焉。○此言諸侯見天子之禮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釋文卻邱逸反盟音明徐亡幸反

鄭氏曰：及至也，卻間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孔氏曰：約信曰誓者，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相約束，以爲信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天下太平之時，則諸

侯不得擅相與盟惟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
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
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
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
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案僖二十五年左
傳云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
也知用耳者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
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玉府
云則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
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
呂氏大臨曰會遇聘問誓盟皆諸侯之禮也會禮詳而
遇禮畧期而相見曰會日有期地有所也卻地竟上之
地也時緩則禮宜詳也不期而相見曰遇日無期地無
所也時遽則禮宜略也公羊傳齊景公之唁魯昭公以
人爲菑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遇禮非皆然
也其畧有如此者愚謂以言語相要結謂之誓殺牲用
書而臨之以神謂之盟春秋有胥命殆所謂約信曰誓
與此一節言諸侯相見之禮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釋文自謂一本

稱作自

臣某侯某謂擯於天子之辭也上言某者其國也下言
某者其名也侯者謂其爵爲侯者也若伯子男亦各因
其而稱之玉藻曰諸侯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蓋當曰
某土之守臣某侯某此不曰某土之守玉藻不曰某侯
皆文畧耳其爲州牧則曰某土之牧臣某侯某四夷之

長則曰某屏之臣某子某自稱曰寡人謙言寡德之人也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釋文適音的

鄭氏曰凶服謂未除喪孔氏曰適子孤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彼文不云適子此不云名皆文不具也稱孤稱名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愚謂適子孤諸侯未除喪稱於諸侯之辭左傳晉平公既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曰孤斬然在衰經之中是既葬之稱猶然也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鄭氏曰稱國者遠辟天子愚謂此皆祝辭所稱也曰孝子者謂祭禰廟也會重也曰曾孫者言已乃始祖之重孫上本其得國之始而言武成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此雖為祭外神之稱其實內事自曾祖以上亦曰曾孫言於所祭者為重孫也郊特牲曰稱曾孫某謂國家也是也若祭祖則曰孝孫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

鄭氏曰曰薨亦史書策辭某甫且字孔氏曰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寡君不祿天子復曰天子諸侯不可云諸侯復故呼其字言某甫呂氏大臨曰復稱字與大夫士異臣不名君也不稱爵與天子異有所降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氏曰既葬見天子代父受國也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使大夫行象

聘問之禮也其禮並亡孔氏曰準春秋之義諸侯薨而
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適子之位二是踰年
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
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是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
旣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位
雖巡守亦不見也言諡謂將葬就君請諡也未葬之前
親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成請諡於君是也
曰類言類相聘而行此禮也愚謂凡禮之象正禮而行
者皆曰類故祭禮有類朝聘之禮亦有類類見象諸侯
見於天子之禮也言諡曰類象諸侯使大夫聘於天子
之禮也蓋未受王命不敢自居於諸侯之禮故其朝聘
於天子皆曰類言依於諸侯之禮而爲之爾○陳氏祥
道曰在喪朝王其禮蓋下於先君以皮帛繼子男以周
故特牲少牢禮大夫士之禮皆曰某妃配某氏尊卑通
稱也白虎通曰后君也明配至尊爲海內小君故配王
言之而曰后也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
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爾雅曰孺屬也與人爲親
屬婦之言服服事其夫也妻之言齊也庶人賤無別稱
判合齊體而已○呂氏大臨曰喪大記大夫曰世婦士
曰妻未聞有孺人婦人之號或古有之考之經傳未之
有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鄭氏曰貶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孔氏曰獨言公侯
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也旣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但得
以一人正者爲夫人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侯
之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左氏以夫人姪娣貴於二媵

則此世婦謂夫人姪娣其數二人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有妾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其妾上文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故知此妾不在九女之數也愚謂諸侯之適妻曰夫人其尊與天子之夫人同也其次妻曰世婦與天子之世婦同也又其次曰妻喪大記謂之諸妻與天子之御妻同也其賤者曰妾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羊家之說謂左右媵貴於諸妾則世婦當爲二媵而其餘爲妻也左氏家之說謂夫人之姪娣貴於二媵則世婦當爲夫人之姪娣而其餘爲妻也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釋文童本或作童

鄭氏曰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孔氏曰此夫人謂畿內諸侯之妻也助祭若獻繭之屬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言老而服事也畿外諸侯夫人無見天子之禮小童未成人之稱自謙言無知也婢之爲言卑晉懷嬴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是也愚謂外命婦助祭獻繭皆無擯於天子之事夫人自稱於天子此謂王之姑姊妹或姑姊妹之女嫁於諸侯或歸寧或使大夫寧於王或王有喪而使人來弔則有辭以接於天子也注疏專指爲畿內諸侯夫人非是婦者對舅姑之稱臣子一例故夫人於天子與其自稱於舅姑者同也諸侯謂他邦之君也諸侯相朝夫人有郊勞致餼之禮而

諸侯之內宗出嫁者於其國又當有弔問之事故有擯於諸侯之辭臣子稱其君爲君故稱其夫人曰小君曰寡亦謙辭婢子爲世婦自稱之辭而左傳秦穆公夫人自稱曰婢子蓋自貶而從世婦之稱也老婦寡小君擯者辭也小童婢子蓋言而自稱之辭子於父母則自名者言天子諸侯之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於其父母稱名不用老婦寡小君之稱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釋文使自稱色吏反本或作使者自稱

鄭氏曰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士者如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陪重也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孔氏曰陪重也某名也其君已爲王臣已今又爲君之臣故對王曰重臣也若襄二十一年晉欒盈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是也使自稱曰某某亦謂其名也此卿出使他國與其君言則稱名敬異國之君也愚謂某士者擯者之辭也某者其國也陪臣某者言而自稱之辭也某者其名也某士亦當配名稱之文畧耳於外曰子謂他國之人稱之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謂其國中之人與他國人言稱此卿爲寡君之老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鄭氏曰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

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孔氏曰天子不言出者天子以天下爲家策書不得言出祇得稱居諸侯不生名者諸侯南面之尊名者質賤之稱諸侯稱爵不稱名君子不親此惡人若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春秋莊六年衛侯朔入於衛公羊云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謂犯王命此鄭註皆用公羊義也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此滅同姓名也○胡氏銓曰春秋晉滅虢齊滅紀楚滅夔皆滅同姓而不名則衛侯燬之名非因滅同姓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便書衛侯燬卒疑傳寫之誤愚謂作記者是傳公羊之學故其言如此然其義未必皆確胡氏朱子之所疑者亦足以發其墨守也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鄭氏曰不顯諫爲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之惡不幾微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孔氏曰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聽遂去之何休云諫有五一日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爭諫五曰戇諫凡諫諷諫爲上戇諫爲下事君雖當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不得顯言君惡以奪君之美也君臣有義則合若三諫不聽則待放而去也愚謂此亦據

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孔氏曰天子不言出者天子以天下爲家策書不得言出祇得稱居諸侯不生名者諸侯南面之尊名者質賤之稱諸侯稱爵不稱名君子不親此惡人若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春秋莊六年衛侯朔入於衛公羊云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謂犯王命此鄭註皆用公羊義也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此滅同姓名也○胡氏銓曰春秋晉滅虢齊滅紀楚滅夔皆滅同姓而不名則衛侯燬之名非因滅同姓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便書衛侯燬卒疑傳寫之誤愚謂作記者是傳公羊之學故其言如此然其義未必皆確胡氏朱子之所疑者亦足以發其墨守也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鄭氏曰不顯諫爲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之惡不幾微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孔氏曰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聽遂去之何休云諫有五一日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爭諫五曰鷙諫凡諫諷諫爲上鷙諫爲下事君雖當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不得顯言君惡以奪君之美也君臣有義則合若三諫不聽則待放而去也愚謂此亦據

公羊傳爲言君臣以義合諫不行言不聽則不可以尸位而苟祿也然事有大小勢有緩急誼有疎戚位有尊卑任有輕重故爲人臣者或從容而諷議或倉卒而奔告或不諫而遂行或至死而不去要權乎義之所宜而行其心之所安未可以一律論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釋文號戶刀反

鄭氏曰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鄭氏曰嘗度其所堪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慎物齊也孔氏曰三世謂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鄭謂慎物齊則非謂針灸本草脈訣也愚謂醫者之用藥也其效可以愈病其誤足以殺人故君父飲藥臣子必嘗度其可否而進之醫不三世則於其業或未必精故不服其藥臣子於君父之身無所不致其謹而於疾則尤所宜慎者也

儼人必於其倫釋文儼魚起反

鄭氏曰儼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方氏慤曰禹稷顏回位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爲其道之倫而儼之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爲其心之倫而儼之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儼之以貌而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儼之以位而不知王霸之業不同也愚謂倫字鄭氏以位言方氏以道德言兼之乃備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

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釋文長丁丈反

鄭氏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服官政。疏云鄭引此者明大夫士所以不問其身而問其子孔氏曰古者謂數爲若干故儀禮數射云若干純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不定故問其年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其年而問其子人君十五而生子是十五以上爲長十五以下爲幼大夫子舉長幼當以二十爲限也呂氏大臨曰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成人以上也幼子能御未能御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未成童也此章以能御未能御爲大夫之子長幼蓋射御之學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未能正於樂人蓋男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十三以上是能正於樂人未十三則未能也二十舞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之事也此章言御不言樂者樂舞射御皆在所學少儀以國君之子言御故於大夫之子言樂人之事文互見也陳氏澹曰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干字從一從十故言若干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可言顏註食貨志云干箇也謂當如此箇數意亦近之愚謂凡問人之長幼皆不斥言其年者敬

也。古人於年之長幼多以尺度言之。周禮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孟子言其身之長短，故言其服衣之度以見之也。人生十年曰幼，長謂已冠，幼謂未冠也。御，御車也。成童而學射御，典主也。謁，告也。士有隸子弟，恆使之典謁告之事。孔子使童子將命，或者疑之，則典謁乃冠者之事也。負薪者，庶人之所有事也。典謁卑於御，負薪卑於典謁。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

畜以對。

釋文數地色主反下
數畜同畜許六反

鄭氏曰：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孔氏曰：地土廣狹也。山澤所出，魚鹽蠶絲金銀

錫石之屬也。有宰，明有采地。食力，謂食下民賦稅之力也。衣服祭服也。祭器衣服不假，謂四命大夫也。三命大夫祭器造而不備，畜謂雞豚之屬。閭師云：凡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故以畜數對。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不須問也。愚謂士已得造祭器，故曰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然惟四命之孤乃得備，故大宗伯四命受器，大夫之祭器視孤則爲少，視士則爲備。禮運言大夫祭器不假爲非禮，對孤言之也。此言祭器衣服不假對士言之也。士喪記：士有乘車道車，橐車以車數對，謂其富足以備此車也。庶人受田有定制，而畜牧多寡不同，故數畜以明其富。○先王祿以馭富，故有國君之祿，則有國君之富有；大夫士之祿，則有大夫士之富；庶

人無祿而有百畝之田則有庶人之富其財足以供其用其用足以行其禮其禮足以稱其位是以上下各安其分而無有餘不足之患後世馭富之柄失諸侯王或乘牛車而齊民田連阡陌於是貧富相耀而兼并爭奪之患紛然不可止矣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

釋文徧音遍本亦作遍下同

天子一歲祭天有九冬至祭天正祭也孟春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祈報之祭也立春祭青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迎氣之祭也冬至及祈穀大雩祭於南郊圜丘大享於明堂所祭皆上帝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詩序春夏祈穀於上帝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迎氣於四郊祈祭者五帝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凡言上帝與五帝別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則張擅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又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可以見之矣南郊以后稷配明堂以文王配迎氣以五人帝配祭地謂夏至祭地於北郊方澤也其所報告祭則祭社社通於諸侯大夫而北郊非天子不得祭也四方謂五嶽四鎮四瀆之神各因其方而祭之者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是也山川謂嶽瀆之外小山川也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祭法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事百神五祀謂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一歲中祭此諸神皆徧也○

楊氏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康成分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五帝者大微宮五帝坐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况又附以緯書。如北辰耀魄寶之類。尤為不經。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然肅以五帝為五人。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四時五行。有四時五行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

也而所指各不同。有指四望言之者。此記是也。典瑞兩

圭有邸以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大司樂舞大磬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皆言四望於山川之上。與此言四方於山川之上。一也。有指五行之神言之者。詩以祀以方。大司馬仲秋獮田致禽以祀方是也。說詳月令有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言之者。小宗伯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祭法。四坎壇祭四方是也。有指蜡祭言之者。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是也。鄭氏以此四方為五官之神。五官之神即五行之神也。此雖亦謂之方。然以下諸侯方祀觀之。則其義不可通。蓋五行為功於人於四方。非有所偏主。非如嶽瀆之有定在也。天子諸侯之國並當兼祀。若如鄭氏之說。則諸侯之方祀。東諸侯專

祀木神西諸侯專祀金神矣其可通乎

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方祀謂祭四望之在其方者若魯祭泰山晉祭河是也山川境內小山川也大夫士皆得祭五祀及其先於大夫言五祀士言祭其先亦互見之也○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君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已廢而舉之則瀆若魯立武宮煬宮是也宜舉而廢之則怠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是也非所祭而祭之謂非所當祭之鬼而祭之也淫過也或其神不

祀典如宋襄公祭次睢之社或越分而祭如魯

旅泰山皆淫祀也淫祀本以求福不知淫昏之鬼不能福人而非禮之祭明神不歆也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釋文索所百反

鄭氏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孔氏曰

案國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

過十日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

上愚謂犧毛色純也周禮牧人凡時祭之牲必用牲物

肥繫於牢而芻之三月也天子言犧諸侯言肥亦互文

耳祭義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則諸侯之

牛未必不犧也索簡擇也襄公二年左傳萊人賂齊侯

以索馬牛皆百匹大夫不得用肥牛但臨時簡擇其好

者也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疏以爲天子之大夫士蓋

據少牢禮諸侯之大夫不得用大牢特牲禮諸侯之士不得用羊豕也然左傳鄭子張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則諸侯大夫殷祭當以大牢而士殷祭當以羊豕矣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氏曰祭必告于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孔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也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應告於宗子然後祭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

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

豪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

嘉玉幣曰量幣曰明燦炤曰嘉蔬韭曰禮本鹽曰鹹齏玉曰

薌音香合如字或音閣其字又作箕同音姬王音期稷曰

明燦燦音咨一本作明燦燦音咨一本作明燦燦音咨一本

反鹹本又作醜音咸鹹才何反量音亮又音良○疏云隋

秘書監王勣勣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燦燦非馨詩云我黍與

二證以為無此句為是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

與我稷翼翼為酒為食以享以祀黍稷是五穀之主燦盛

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曰燦燦酒鄭

此曰稷曰明燦燦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燦燦酒鄭

註或曰明燦燦當為明視謂免腊也今文曰明燦燦稷也皆

非其次也由曲禮有明燦燦之文故鄭註儀禮云非其次王

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元之言苟信錯書妄生異同

改亂經籍深可哀哉○按豚曰腍肥鄭引春秋傳作膾則

此本作豚肥傳寫誤耳

鄭氏曰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膾當作

亦肥也春秋傳作膾膾充貌也翰猶長也羹獻食入之

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脰直也其辭也嘉善也稻菰蔬

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齏今河東云幣帛也孔氏曰牛肥則腳迹痕大豕肥則毛鬣剛膾充滿貌也羊肥則毛

細而柔弱雞肥則鳴聲長人將所食羹餘與犬犬食之肥肥則可獻於鬼神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兔肥則目開而視明自牛至兔凡有八物惟牛云一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雞雉爲膳及腊則不數尹正也割裁方正可祭稟乾也乾魚商度燥溼得中而祭之脰直也魚鮮則煮熟脰直若餒則敗碎不直水元酒也清滌言其清潔也酒三酒也酌斟酌也清酌言清澈可斟酌也穀秣者曰黍秣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薺合梁白梁黃梁也稷粟也明白也爾雅云粢稷也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有雞犬或唯魚兔及水酒非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此經背或其名東氏詳道曰梁曰薺其者非獨米之芳烈其其梗亦有香氣也愚謂爾雅肉謂之羹儀禮云羹定左傳云未嘗君之羹犬肥則肉美而可獻故曰羹獻黍與稷皆今之小米黍之性黏故曰薺合稷之色白故曰明粢明潔白也其莖也漢書曰落而爲其梁之莖獨高大於他穀今俗謂之高梁以其氣息香而莖高大故曰薺其量幣者言幣之長短廣狹合制度也內宰註引逸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积酒曰清酌而士虞記曰漑酒所傳異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鄭氏曰異死名者爲人藝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墜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孔氏曰崩者墜壞之名譬若天形墜壓然則四海必覩王者登遐率土咸知故曰崩薨者崩

之餘聲也諸侯卑死不得效崩之形但如崩後餘聲劣於形壓也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畢了生平故曰卒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死者漸也漸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極賤生無合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

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鄭氏曰尸陳也言形體在也柩之言究也孔氏曰死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柩究也三日不生斂之於柩死事究竟於此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

釋文降戶江反又音絳漬辭賜反

鄭氏曰異於人也降落也漬謂相戮汗而死孔氏曰羽鳥飛翔之物降落是死也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其餘

更相染漬而死

死寇曰兵

鄭氏曰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孔氏曰兵者器仗之名呂氏大臨曰兵者死於寇難之稱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是也愚謂死寇曰兵言其爲器仗所傷而死異於疾病而死者也此但以爲死之異名至饗祿其後與否則自當論其事之何如未可一概言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

曰皇辟

釋文辟婢亦反徐扶亦反

鄭氏曰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孔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夫是妻所取法如

君

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鄭氏曰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若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書云嬪于虞詩云曰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並非生死異稱矣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鄭氏曰謂有德行任為大夫士而不為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愚謂前云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而復言此者記異聞博異語也○自天子死曰崩至此記死者稱謂不同之事

步見下上取於下下取於上國君受見大夫衡見士視五切綬依註音妥他果反

鄭氏曰裕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視國君彌高綬讀為安安視謂上於裕視大夫又彌高衡平也平視謂視面也士視得旁游目五步之中視大夫以上上下游目不得旁孔氏曰執器以心為平故心下為安此視以面為平故安下於面則上於裕也愚謂此臣視君尊卑之差也天子視謂視天子也裕中衣之交領也古人以裼為常裼則露中衣之交領故視天子者據之以為節視士者得游目旁視五步之內而高下則與大夫同也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釋文敖五報反○鄭註傾或為側
鄭氏曰敖則仰憂則低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孔氏曰此解所以視有節限之義也視人過高則是敖慢定十五

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若視過下則似有憂
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也又昭十一年
會於厥憇單子視不登帶是也傾欹側也視欹側則似
有姦惡之意也愚謂士相見禮曰若不言立則視足坐
則視膝然則不下於帶蓋言時之視容則然

君命大夫與士肆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

朝

釋文君命絕句肆本
又作肆同以二反

鄭氏曰肆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謂欲有
所發爲也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
謂車馬兵甲之處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唯君命所在
就展習之也愚謂官謂百官府治事之處玉藻云在官
不俟履是也君命有所爲則大夫士必先肆習其事而
隨其所在相與謀議蓋慮無後時思不出位然後所治
無不精而所謀無不審也

朝言不及犬馬

鄭氏曰非公議也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鄭氏曰輟止也輟朝而顧心不正志不在君也固謂不
達於禮呂氏大臨曰非所治者皆異事非所謀者皆異
慮二者非姦則野也故君子謂之固固野陋也君子不
逆人以姦也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鄭氏曰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愚謂在朝當言禮故或
問或對皆當以禮也或曰在朝當言禮凡問禮者當對
以禮亦通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王饗諸侯也大司樂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大饗之禮樂略與祭祀相倣祭祀必卜日嫌大饗亦然故特言其不卜由饗人與事神者不同也左傳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彼是以臣饗君故特卜以重其事非常禮也富備也禮數有常既備矣而更饒益之則非禮矣左傳饗以訓恭儉郊特牲大饗尚服脩而已矣則其不饒富可知也○鄭氏曰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陳氏祥道曰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皆謂之大饗大饗不問卜饗賓之禮也周官大宰祀五帝祀大神元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日又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帥執事而卜日春秋書卜牛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又曰明王事天也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則祭祀無不用卜矣愚謂月堂祭上帝非祭五帝也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釋文摯音至徐之二反本又作贄同匹依註作鷩音木

鄭氏曰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為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說者以匹為鷩孔氏曰鬯者釀黑秬黍為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為鬯也天子無客禮必用鬯為摯者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以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也諸侯圭者謂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此唯云圭不云璧者畧可知也卿羔者鄭註宗伯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也白虎通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周禮云公之孤以皮帛大夫雁者鄭註宗伯云雁取其候時而行白虎通云雁取飛有行列也士雉者鄭註宗

伯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白虎通云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撓之以威死不可畜也士摯冬雉夏牯羔雁生執雉則死持亦取見危致命也匹鷺也野鳴曰鳧家鴨曰鷺鷺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鄭註宗伯云鷺取其不飛遷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不敢與成人相授受但奠委其摯於地而退童子之贄悉用束脩論語自行束脩以上是也凡用牲爲摯主人皆食之故司士云掌擯士者膳其摯呂氏大臨曰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也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膳其摯愚謂摯之言致也見於尊者親致之以爲敬也天子無客禮無所用摯而祭祀之初以鬱鬯降神有似用摯之義故以此配而言焉諸侯摯用玉者所以章德也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言圭而不及璧者文畧也卿大夫士摯用禽者蓋見於尊者以此致孝養之意而畧以其大小爲尊卑之差大宗伯又有孤執皮帛工商執雞此不言者亦文畧也皮帛者用麋之皮而飾之以帛也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麋執之孤之摯見於此矣麋重不可執故執其皮亦猶雉不可生執而用死之意也雉無飾羔雁飾之以布麋之皮飾之以帛尊者彌文也凡以客禮者授摯以臣禮者奠摯童子於先生不敢自居於賓客故其摯亦奠之蓋事師之敬與事君同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鄭氏曰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鞬孔氏曰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爲摯可也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則宜依舊禮也此舉一

隅耳觸類而長之則若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

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

釋文棋俱羽反榛側巾反字林仕巾反古本又作亲音壯巾反

鄭氏曰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棋榛木名棋枳也有

實今邳邳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孔氏曰婦人無外

事惟初嫁見舅姑用此六物為摯也棋即今之白石李

也形如珊瑚味甜美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

而加薑桂乾之如脯所以用此六物者棋訓法也榛訓

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脩

身早起肅敬也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其棋榛所

用無文愚謂棋榛六物蓋皆饋食之邊實也說見郊婦

人用此為摯亦以致共養之意也蓋羔雁之屬動物陽

也故男子用之棋榛棗栗植物陰也故婦人用之服脯

雖出於性體然所而乾之則其視全物亦有動靜之異

矣故以此配棋榛棗栗而皆為婦人之摯焉士昏禮婦

見舅用棗栗見姑用服脩而無棋榛左傳女摯不過榛

栗服脩而無棋與棗蓋棋榛棗栗四者隨其人其地之

所有而用之以配服脩也○周禮王於以摯見者皆膳

之男摯用禽女摯用棗栗等物蓋皆以可食之物致於

尊者以為其養而卿大夫士則以大小為尊卑之別男

女則以動靜為陰陽之分制禮之意不過如此先儒謂

皆有所取以為義未免於鑿矣

灑釋文灑所買反又山寄反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

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

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

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呂氏大臨曰不敢以伉儷

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呂氏大臨曰不敢以伉儷

自期備妾媵之數而已自卑之辭也古者因生以賜姓
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別子故納女於天子謂之備百姓
周官酒人漿人有女酒三十人女漿十有五人呂公納
女於高祖曰願爲箕帚妾古之遺語也愚謂士昏禮問
名主人對辭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若天子則
曰以備百姓之數而擇之國君則曰備酒漿之數大夫
則曰備埽灑之數也

禮記卷七

生員永嘉李蔭衡校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上第三之一 別錄屬通論

鄭氏曰名曰檀弓者以其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檀
姓弓名今山陽有檀氏孔氏曰檀弓作在六國時仲梁
子是六國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愚謂此篇蓋七十
子之弟子所作篇首記檀弓事故以檀弓名篇非因其
善禮著之也篇中多言喪事可以證士喪禮之所未備
而天子諸侯之禮亦畧有考焉然其中多傳聞失實之
言亦不可以不知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
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
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釋文公儀

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其名未聞免音問舍音捨居音姬下同肅徐本作遁徒本反又徒遜反

鄭氏曰檀弓故為非禮以譏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

乃袒免仲子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

適孫為後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

也檀弓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

蓋仲孫蒧之元孫子服景伯蒧魯大夫伯子為親者諱

耳立子非也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

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禮孔氏曰魯相公儀休此有

子服伯子是魯人春秋有公鳥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

公儀仲子魯同姓也愚謂免者鄭註士喪禮謂以布廣

一寸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喪

禮既小斂自齊衰以下皆免無服而免者惟同姓五世

及朋友皆在他邦者耳檀弓於仲子乃不當免者未知

其所以免之意鄭氏謂檀弓以仲子廢適立庶故為非

禮之服以非之蓋以子游之弔司寇惠子者推之然記

文上言檀弓免焉下言仲子舍孫立子則似檀弓既弔

方見仲子立孫而怪之註說亦未知是否也舍其孫而

立其子者仲子適子死舍適孫而立庶子也禮適子死

立適孫為後所以重正統也門右門內之東卿大夫弔

位之所在士喪禮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也檀弓魯之

士其弔位在西方東面見仲子之子為喪主而拜賓怪

其非禮故趨就伯子而問之伯邑考早死無後武王自

當立耳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者殷法也伯子不欲斥

言仲子之非遷就而為之說非夫子正言以質之則人

言仲子之非遷就而為之說非夫子正言以質之則人

孰知夫禮之當立孫哉。○孔氏曰小斂之前主人有事
在西階下小斂之後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檀弓之來
當在小斂之前初於西階下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
趨向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卽正
適度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爲非禮之弔亦異
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著衰而在門
東愚謂疏說非也小斂前無免法檀弓非當免之人而
免卽足以示譏矣不待小斂前著免也士之弔位自在
門西東面不以小斂前後而異也若謂仲子初喪卽正
適度之位故知檀弓弔在小斂前則司寇惠子亦初喪
卽正適度者也何害於子游於旣小斂而行譏弔乎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
師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
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釋文左右
徐上音佐

下音佑今並如
字養以尙反

鄭氏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左右
謂扶持之方常也子則然無常人勤勞辱之事也致喪
戚容稱其服也就養有方不可侵官也方喪資於事父
也心喪戚容如喪父而無服也事親以恩爲制事君以
義爲制事師以恩義之間爲制孔氏曰親有尋常之過
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
不陷於不義朱子曰事親者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
者也事師者心喪三年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
義有不得盡者也事君者方喪三年其服如父母而情
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方氏慤
曰君親與師相須而成我之身喪之雖各不同所以盡

三年之隆一也愚謂幾諫謂之隱直諫謂之犯父子主
恩犯則恐其責善而傷於恩故有幾諫而無犯顏君臣
主義隱則恐其阿諛而傷於義故必勿欺也而犯之師
者道之所在有教則率有疑則問無所謂隱亦無所謂
犯也就養者近就而奉養之也左右無方言或左或右
而無定所也致極也致喪謂極其哀戚以在喪也曾子
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
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後合葬皆同

鄭氏曰季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言合葬非古
古者自見夷人冢墓以為寢飲文過愚謂言合葬非古
以見不必合葬解已所以夷墓之意又言周公以來有
合葬之禮解已今日許之之意皆文過之辭也然古者
葬於國北季武子成寢必在國中而乃有杜氏之墓亦
事之未必然者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
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
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
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
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今按汚當音滂鳥瓜反

釋文喪如字徐悉浪反下放此汚音鳥

鄭氏曰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為
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汚猶殺也有隆有殺進
退如禮伋則安能自予不能及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

字徑孔子曰上有子張有父
表公明儀相子問控賴于孔子
十七字

始非之孔氏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又
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爲
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旣在則子上爲出母有
服故門人見其不服疑而問之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
愚謂隆高也污讀爲洿下也道之隆污謂禮之隆殺妻
當出則出之是禮宜污而污也出母當服則使其子服
之是禮宜隆而隆也言隨時隆殺以合理者惟聖人能
之而已則不能也蓋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子上
之母出而已嫁者也喪服惟有母嫁而從者之服而無
母嫁不從者之服則出母之嫁者其無服可知矣子思
於門人之問不欲斥言而但爲遜辭以答之忠厚之道
也然其言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則固有微示其
意者蓋妻出而未嫁猶有可反之義出而嫁則彼此皆
絕矣以其義絕於其夫也故曰不爲伋也妻以其義并
絕於其子也故曰不爲白也母不然以天屬之恩而於
禮之宜爲服者強奪之而使不服豈所以處其子哉記
者不察其實遂謂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其亦誤矣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
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釋文顙素黨反顙徒回反顙音懇
鄭氏曰拜而后稽顙此殷之喪拜也顙順也先拜賓順
於事也稽顙而后拜此周之喪拜也顙至也先觸地無
容哀之至重者尙哀戚自期如殷可孔氏曰拜者主人
拜賓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顙然而不逆之意也拜是爲賓
稽顙爲已先賓後已顙然而順序也顙惻隱貌也先觸
地無容後乃拜賓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知二者
是殷周之喪拜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

弓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殷已慙吾從周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而后稽顙殷尚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期杖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愚謂拜者以首加手而拜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蓋拜所以禮賓稽顙所以致哀故先拜者於禮爲順而先稽顙者於情爲至蓋當時喪拜有此二法而孔子欲從其至者鄭孔以二者爲殷周喪拜之異非也士喪禮雜記每言拜稽顙皆據周禮也則拜而后稽顙非專爲殷法明矣○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先拱兩手至地加首於手又引首至地稽留而後起也二曰頓首如稽首之爲但以首叩地而不稽留也三曰空首加首於手首不至地故曰空首四曰振動謂長跪而不拜手者蓋凡人有所敬則竦身而跪以致其變動之意若秦王於范雎跪而請教是也五曰吉拜如頓首爲之而尚右手者也六曰凶拜卽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是也拜而後稽顙者亦如稽首之爲但稽首尚左手稽顙尚右手稽首以首平至於地稽顙但引其顙以觸地也若稽顙而後拜則先以顙觸地而後以首加手爲空首之拜也七曰奇拜謂一拜也八曰褻拜謂再拜也凡稽首皆再拜稽顙皆一拜頓首空首則或一拜或再拜各視其輕重而爲之九曰肅拜跪引手而下之也吉拜以稽首爲至重頓首次之空首爲輕稽首者臣拜君之法故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自敵以上用頓首尊者答卑者之拜則空首若振動則因事爲之非常禮也喪拜以凶拜爲重吉拜爲

輕凶拜惟施於三年自期以下皆吉拜耳婦人吉事皆
肅拜凶拜則稽顙爲重手拜爲輕手拜卽空首也但婦
人之肅拜施於吉事則尙右手稽顙空首施於喪事則
尙左手與男子相反耳肅拜惟婦人有之男子則或肅
而已不肅拜也立而下手曰肅跪而下手曰肅拜介冑
之士不拜而卻至三肅使者故知但肅者不名肅拜也
凡拜皆跪凡再拜者皆跪而一拜興而又跪一拜婦人
有俠拜無再拜

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
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
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
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志反又如字應應對之應三息

釋文墳扶云反識式

鄭氏曰言旣得者少孤不知其墓墓謂兆域今之封塋
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
也築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邱封之度
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先反當脩虞事後待封也
門人言所以遲者防墓崩脩之而來孔子不應者以其
非禮也脩猶治也陳氏澔曰孔子父墓在防母卒奉以
合葬識記也爲墳所以爲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
一則恐已或忘其處而難尋也愚謂古不脩墓蓋亦喪
事卽遠之意喪服四制曰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示民有
終也言此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始以致違禮而脩墓
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
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釋文使色吏反醢音海覆芳服反

鄭氏曰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也拜弔者爲之主也
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醢之者示欲啖食以
怖衆覆棄之不忍食王氏安石曰孔子哭子路與哭師
同或者哭弟子之禮當如師猶服之有報乎陳氏澔曰
覆醢者傷子路之死而不忍食其似也愚謂子路死於
衛孔悝之難事見左傳哭於中庭於中庭南面而哭也
不於阼階下者別於兄弟之喪也凡於異姓之喪而哭
之於寢者其位皆如此故鄭氏謂與哭師同陸氏吳氏
謂哭以師友之間非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孔
氏曰期而猶哭者非謂立哭位以終期年謂於一歲之
內聞朋友之喪或過朋友之墓則哭期外則不哭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

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釋文極亡並如字極徐紀力反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讀孫依

鄭作亡而如王分句樂如字又音洛○今按極字句絕亡當如字屬下讀孫氏得之

鄭氏曰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有終身之
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忌日謂死日言忌日
不用舉吉事愚謂殯謂斂尸於棺而塗之也言三日三
月者謂其時足以治其殯葬之事也誠者盡其心而無
所苟信者當於禮而無所違蓋送死大事人子之心之
所能自盡者惟在此時苟有幾微之失將有悔之而無
可悔者矣喪三年以爲極者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亡
猶反而亡焉之亡亡則弗之忘者言親雖亡而子之心

則不能忘也。春霜秋露，悽愴怵惕，如將見之，故有終身之憂，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故無一朝之患。此皆由不忘親故，能如此，忌日不樂，亦終身不忘親之一端也。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釋文：父音甫，慎依註，作引羊刃反。聊側留反，又作鄒曼音萬。

鄭氏曰：孔子之父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顏氏恥而不告，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見者無由怪已。殯於五父之衢，欲發問端也。五父，衢名。蓋耶曼父之鄰，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綉，葬引飾棺以柳，翼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陳氏澠曰：孔子少孤及顏氏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終母之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愚謂野合者，謂不備禮而婚耳。未足深恥也。且野合與葬地事不相涉，恥野合而諱葬地，豈人情哉。孔子成立時，當時送葬之人，必多有在者。卽顏氏不告，豈不可訪問而得之。旣殯之後，孝子廬於中門之外，朝夕不離殯宮，其慎之如此。若殯於五父之衢，則與棄於道路何異。此記所言，蓋事理之所必無者。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釋文：相息亮反。

說見曲禮上。

喪冠不綏。

釋文：綏本又作綏，同耳佳反。

鄭氏曰：去飾，愚謂冠纓結於頤下而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綏。喪冠不綏，去飾也。五服之冠，悉然。雜記曰：委武元。

編而后黹則大祥冠乃有綏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

釋文即本又作

塋同子栗反又音稷何云冶土為輓四周於棺翣所甲反

鄭氏曰瓦棺始不用薪也火熟曰塋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士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塋椁大也言椁大於棺也牆柳也凡此言後王之彌文孔氏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有虞氏造瓦棺始不用薪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椁也夏后瓦棺之外加塋周殷則梓棺以替瓦棺又以木為椁以替塋周周人更於椁傍置柳置翣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喪大記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是以帷荒之內木材為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為柳故縫人註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也是帷荒總名為柳愚謂棺外之材蓋以柳木為之故謂之柳因又以為柳衣之總名也以其在棺外若牆圍然故又謂之牆古時喪制質畧至後世而漸備為之棺椁而無使土親膚為之牆翣而使入勿惡凡以盡人子之心而非徒為觀美而已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

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釋文長殤竹丈反下式羊反十六至十九為長

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已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鄭氏曰畧未成人愚謂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謂內有瓦棺而外又有塋周也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則但用瓦棺而已周人葬殤如此則周以前殤與成人其葬蓋未甚別與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不為殤女子笄而不為殤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

事斂用日中戎事乘駟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

戎事乘駟牲用駟

釋文斂力驗反駟力知反徐郎志反駟字又作驪胡旦反又音寒駟音原駟悉

呼營反徐鄭氏曰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昏時亦黑

此大事謂喪事也戎兵也馬黑色曰驪殷以建丑之月

為正物牙色白日中時亦白翰馬白色也易曰白馬翰

如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駟駟馬

白腹駢赤類愚謂三代所尚之色不同者蓋欲各為一

代之制以示其不相襲禮也此於所乘特言戎事則非

戎事所乘固有不盡然者矣明堂位曰夏后氏駟馬黑

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

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

也繆幕魯也釋文齊音咨本亦作齋齋衰之字後皆放此

本又作冪音莫繆音緇徐又音蕭○鄭註幕或為辟

鄭氏曰穆公魯哀公之曾孫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子喪

父母尊卑同幕所以覆棺上也繆繆也讀如緇衛諸侯

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孔氏曰有聲之哭無

聲之泣並為哀然故曰哭泣之哀齊是為母斬是為父

父母情同故云齊斬之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

溢孝子以此為食故曰饘粥之食父母之喪貴賤不殊

故曰自天子達幕者謂覆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

鄭云以刺繡於繆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是繡幕以覆棺也衛是諸侯之禮以布為幕魯是天

子之禮以緇為幕案周禮幕人掌帷幕帟綬註云在旁

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為之今謂天子用繆幕祇謂襯

棺幕在畢塗之內者也。愚謂凡殯皆帷之，有在旁之帷，則當有在上之幕矣。註以爲覆棺之幕，非是。下文言加斧於椁上，蓋卽喪大記士喪禮所謂夷衾，非幕也。衛以布爲幕，魯以繆爲幕，蓋當時禮俗之不同。言此者以見禮文之小國俗或有少異，正以深明夫上之所言乃其大體之必不可得而變者耳。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釋文重直龍反，蓋依註音蓋。驪本又作麗，亦作嬖，同力知反。弑本又作煞。

音試徐云字又作嗣音亦同

鄭氏曰：欲殺申生，信驪姬之譖，蓋皆當爲盍，何不也。志

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

文公傷公之心者，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晉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何行如之？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者。孔氏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獵，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又晉語云：「姬寘鳩於酒，寘堇於肉，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者，左傳云：「或謂大子曰：子辭君，必辨焉。」杜預云：「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何以經六日其酒尙好？明臨至加毒也。」大子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公無與共樂，故云傷公之心。愚謂何行如之者，言負弑君之名，無以自立於天下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

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

釋文少詩召反難乃且反共音恭本亦作恭

鄭氏曰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也伯氏狐突別氏子驪姬之子奚齊圖謀也不出為君謀國家之政自臯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申生既告狐突乃雉經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孔氏曰案春秋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陷親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諡為恭以其順父事而已諡法敬順事上曰恭愚謂申生但知父命人子者以全君親安宗社為大而不以阿意曲從為孝申生苟能入見獻公自白見譖之狀萬一獻公感悟則君全骨肉之恩國泯爭亂之禍其所全者大矣乃以恐傷公之心而不敢自白以姑息愛其親而昧於大義卒使獻公受大惡之名而晉國大亂數世蓋由其天資仁厚而見理不明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釋文莫音暮已夫音扶絕句本或作已矣夫

鄭氏曰子路笑之笑其為樂速孔子為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孔氏曰祥謂二十五日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註云琴以手歌以氣手在外而

陳氏澔云子意若曰名為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日今已二十四月矣此言可歌之日又豈有多日月乎於但更論月而歌則為

孔子宗魯之

善矣雖不責以備
禮也 於也 於也 於也
大祥此云已也二
十四月似誤

遠氣在內而近也。愚謂大祥者喪再期而殷祭之名也。祥吉也。喪一期而除，要經故其祭謂之小祥。再期而除衰杖，故其祭謂之大祥。祥之日，鼓素琴，未可歌也。故魯人朝祥，莫歌。而子路笑之。夫子欲寬其責者，乃所以深慨夫時人之不能為三年喪耳。非以魯人為得禮而許之也。又恐門人不喻其意，故於子路出而正言以明之。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釋文：乘繩證反。縣音元，卷內皆同。賁音奔，父音甫。人名，字皆同。馬驚敗一本。無驚字。隊直類反。綏息佳反。誅力軌反。

鄭氏曰：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馬驚奔失列。

左車受受乘公戎車之貳曰佐。縣賁父言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二人遂赴敵而死。圍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也。公言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誅其赴敵之功。以為諡。孔氏曰：乘丘魯地。莊公十年夏六月，敗宋師于乘丘。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為異。散言則同稱佐車也。朱子曰：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愚謂末之卜言未嘗卜也。凡戰於御右必卜之。左傳：晉卜右慶鄭吉，鄭卜御宛射犬吉是也。時公子偃自雩門竊出，公遂從之。故於御右不及卜而遽用之。公言此者，蓋欲以寬二人之責而賁父恥其無勇，遂赴敵而死。據記文則死者但賁父耳。註乃言二人俱死，豈以御右同乘則當同死與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誅則誅為諡而設賁父士也不當有諡。莊公以其捐軀赴

敵雖無諡而特為之誅故士之有誅自此始○註疏以末之卜為責卜國非也果爾則當舉其名不當稱其姓也又謂誅其赴敵之功以為諡亦非也果爾則當言士

之有諡自此始不當言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

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

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

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

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

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皖華板反明貌孫炎云皖漆也徐又音刮簀音責與音餘

瞿紀具反呼音虛吹氣聲也一音况于反革紀力反徐又

鄭氏曰病謂疾困也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隅

坐不與成人並也華畫也簀謂牀第也說者以皖為刮

節目字或為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也呼虛憊之

聲未之能易已病故也革急也變動也息猶安也姑息

言苟容取安也斃仆也言曾子病雖困猶勤於禮孔氏

曰爾雅釋器云簀謂之第陳氏澔曰華者采飾之美好

皖者節目之平瑩愚謂張子謂簀在上顯露必簟席之

屬然簀之為第見於爾雅疑牀之簀連著於枕故并枕

亦謂之簀也大夫之簀言此簀華美乃大夫之所用曾

子未嘗為大夫則不當寢之言此以諷之也子春止之

而童子又言者以其言未達於曾子也以德謂成已之

德姑息言苟且以取安也○程子曰曾子易簀要須如

此乃安人不能如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見得是實見

得非必不肯安於此朱子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其事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是切要處只在毫釐頃刻之間又曰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

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釋文慨苦愛反廓苦郭反

鄭氏曰皆憂悼在心之貌孔氏曰事盡理屈為窮親始

死孝子匍匐而哭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

急之容也殯後心形稍緩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

失而求覓之不得然既葬又漸緩皇皇猶栖栖也親歸草土孝子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望彼人來而不至也

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

樂而已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鬢而弔也

自敗於臺始也釋文邾音朱婁力俱反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故曰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

左氏穀梁但作邾陘音形鬢側瓜反臺音胡鄭氏曰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

亦甚無衣可以招魂也敗於臺始魯襄四年秋也臺當

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貍時家家有喪鬢而相弔

去纚而紒曰鬢孔氏曰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

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以招魂冀其復反若因兵而死

身首斷絕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

有可生之理者則用矢招魂去纚而紒曰鬢案士冠禮

方氏曰矢所以施於
射非所以施於復也
所以施於表非所以施
於弔也而不改則非
矣

纒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愚謂雜記曰大夫士行而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復於軍中者其禮蓋亦如此時邾師死傷者多不能皆以綏復而矢乃軍中之所用故推用綏之義而用之而其後邾人之復皆以矢蓋雖死於家者亦然矣髮者去韜髮之纒而露髻也小斂之後五服婦人皆髻既成服則唯齊斬婦人有之時魯人家家有喪故婦人髻而相弔而其後遂以此爲弔禮之常蓋雖無喪者亦然矣此記二國變禮之由○鄭氏曰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其疑衰與皆吉筭無首素總吉筭無首素總大戴禮文愚謂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命婦自相弔服錫衰其弔於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髮曰爾母從從爾爾母

扈扈爾蓋榛以爲筭長尺而總八寸

釋文縚吐刀反母音無從音總一音崇又

仕江反扈音戶榛側巾反又士鄰反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皆同此音

鄭氏曰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闕也字子容其妻孔

子兄女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總束髮垂爲飾齊衰

之總八寸孔氏曰束髮垂餘之總八寸惡筭或用櫛或

用榛故喪服有櫛筭故夫子稱蓋以疑之賈氏公彥曰

斬衰總六寸南宮縚之妻爲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

功當與齊衰同八寸小功總麻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

斬衰箭筭長尺南宮縚之妻爲姑榛筭亦一尺則大功

以下不容更差降故五服畧爲一節皆一尺而已愚謂

世本仲孫閱生南宮縚故鄭註以此南宮縚卽孟僖子

之子仲孫閱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孔子之兄孔

子未生時已卒則其女必稍長於孔子而仲孫閱生於昭公十一年至其可昏之年孔子兄女蓋年逾四十矣必無相爲夫婦之理閱與其兄何忌同事孔子然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列傳並無何忌不應獨載閱是孔子所妻家語史記廁諸弟子之列者必非閱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釋文禫大感反比必利反

鄭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可以御婦人矣尙不復寢加踰也又士虞禮註曰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孔氏曰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至二十八月乃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復寢也時人禫後卽作樂未至吉祭而復

寢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

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
月作樂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又魯人朝祥而
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善是皆祥之後作樂也又三年問
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
月之中與尙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
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日左
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爲二十五月禫除喪畢鄭以
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
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祥
禫同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
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
中月而禫爲間隔一月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謂

大祥者編冠是月禫謂是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文
公納幣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莫歌及喪服四
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
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
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日三年問三年之
喪二十五日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餘哀未盡更延
兩月非喪之正也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
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卽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
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
依而用焉愚謂祥禫之月鄭王二說各有據依而先儒
多是王氏朱子亦以爲然然魯人朝祥莫歌孔子謂踰
月則善而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祥後十日已爲踰
月則孔氏據喪事先遠日謂祥在下旬者確不可易而
祥禫之不得同月亦可見矣祥後所以有禫者正以大
祥雖除衰杖而餘哀未忘未忍一旦卽吉故再延餘服
以伸其未盡之哀以再期爲正服而以二月爲餘哀此
變除之漸而制禮之意也若祥禫吉祭同在一月則祥
後禫前不過數日初無哀之可延而一月之間頻行變
除亦覺其急遽而無節矣父在爲母爲妻十一月而練
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祥禫相去二月此正準三年
祥禫相去之月數而制之者又何疑於三年之禫哉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鄭氏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則踰月且異旬也五日
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孔氏曰祥
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
日雖祥後十日未得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釋文屨音句組音祖

鄭氏曰譏其早也既祥白屨無紉

疏云變縞冠素紉有除禮文

子孔子弟子有若孔氏曰蓋是疑辭傳聞未審故云蓋

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云絲屨以絲

為絢纒純之屬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為纒純也縞冠

素紉當用素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故譏之玉藻

云元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者若用綦組為纓則當

以元色為冠若既祥元冠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釋文厭于甲反溺奴狄反

鄭氏曰畏謂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

者孔子畏於匡厭行止危險之下溺謂不乘橋船三者

不弔以其輕身忘孝也愚謂畏謂被迫脅而恐懼自裁

者厭謂覆厭而死者溺謂川游而死者琴張欲弔宗魯

孔子止之君子之於所弔不敢苟如此三者之死皆非

正命故不弔觀於此則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可知矣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

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

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釋文弗除如字徐治慮反

鄭氏曰行道謂行仁義孔氏曰庾蔚云子路緣姑姊妹

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

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欲申服過期也

愚謂喪服為姑姊妹在室期適人則大功子路之姊蓋

已適人者可以除之謂既踰大功之限也子路以已既

寡兄弟而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期故欲

緣報服之義伸其本服也孔子言服行道義之人皆有

敢過焉耳然論語稱子路爲季路則非無兄弟或雖有
兄而早卒與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
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釋文大音

泰樂樂並音岳一讀下五
教反又音洛首手又反

鄭氏曰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

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言反葬似

禮樂之義仁恩也孔氏曰案五世反葬者五世之外則

親盡也觀經及註則大公之外爲五世案世本大公望

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

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

亦葬周也哀公是大公元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

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爲君世則獻爲五世則獻

樂樂其所自生者謂先王制樂愛樂已之王業所自生

若舜愛樂其能紹堯之德樂名大韶禹愛樂其治水廣

大中國樂名大夏也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

業本由質而興則制禮尙質王業由文而興則制禮尙

文也禮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

以美之又引古之人遺言云狐死正其首而嚮丘丘是

狐窟穴根本之處死時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今五

世反葬亦有仁恩之心也顧氏炎武曰太公就封於齊

復入爲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

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邱喻之亦已謬矣乃

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

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

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塋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趺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經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殺之，南陵有夏后臯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愚謂五世蓋謂太公至其元孫哀公也。周禮雖有族葬之法，然古之天子諸侯皆卽其所國而葬，不必皆從其祖宗也。文王葬豐，武王葬鎬，亦可見矣。太公爲周太師，丁公爲虎賁氏，蓋仕於王朝而死而因葬焉者也。哀公則被烹死於周而因葬焉者也。乙公瘞，公無可考。使果葬周，亦必其死於周耳。若死於其國，豈有越數千里而以柩往葬者。謂五世反葬爲不忘本，實附會之說爾。又案皇覽，呂尙冢在臨淄城南十里，與記所言不合。史記田和亦謚太公，豈皇覽所言者乃和之冢而誤以爲尙與。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其反

釋文：期音基，與音餘，嘻許其反，又於。

鄭氏曰：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尙也。嘻，悲恨之聲。孔氏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於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其甚也。或曰

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愚謂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十五月而禫出母雖服杖期而虞禫練祥之祭皆不在已家直於十三月而除之無所謂練祥禫之祭亦無所謂練祥禫之服也此時伯魚服已除但以哀尙未忘猶有思憶之哭故夫子怪之除之者謂不復哭耳非除服也若服猶未除夫子應怪其服不應聞其哭方怪之也○或謂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以爲甚遂除之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今按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父在爲母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則祥後禫前內應猶哭夫子何以怪其甚疏說未可非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釋文附

鄭氏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祔謂合葬孔氏曰三妃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愚謂記者引舜事以證古無合葬之禮又引季武子之言以明合葬之所自始也○或問舜卒於鳴條而竹書紀年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也朱子曰孟子所言必有依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釋文爨七亂反

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浴於適室孔氏曰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知因曾元之辭易簣而矯之也愚謂凡死皆於適室因卽其中雷而浴焉此上下之達卽不

知禮者亦不聞有改焉者也。曾子欲教其子，正當示之以禮。豈有使之以非禮治其喪耶？以易簣章觀之，則曾子之卒在於正寢，明矣。乃移尸而浴於爨室，又移尸而反於正寢，以斂且殯焉。既違喪事，卽遠之義。又將使新死者內外遷徙，杌隉不安，必非人子之所忍出也。若時有君命之弔，賓客之襚，就爨室而行禮，則褻而不敬，就正室而行禮，則尸與主人皆在他所。此皆禮之所必不可者。此所記必傳聞之誤。○此篇記曾子行禮之失者二：浴於爨室，襲裘而弔是也。言禮之失者二：弔於負夏，小斂之奠在西方是也。此章與負夏章決不可信。若襲裘而弔，與小斂之奠在西方，乃禮文之小失，固無害於曾子之賢。然以曾子問一篇觀之，其於禮文曲折之間，無不精究而明辨之。恐亦不當如此篇之所言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鄭氏曰：許其口習故也。愚謂業謂弦誦之業也。誦可也者，謂可以誦詩而不可以操琴瑟也。蓋大功之喪有降服，有正服，有義服，其情不能無隆殺。故或弦誦並廢，或不廢。誦說者各據其一偏而言之。故不同。曲禮曰：喪復常，讀樂章。然則父母之喪，除喪乃得業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

庶幾乎

釋文語
魚據反

鄭氏曰：申祥，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知孰是。死之言漸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漸。愚謂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具焉。惟君子全而受之，全而歸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不能全其所賦之理，則但見其身形之漸滅而已。故曰死。吾今

日其庶幾者言未至今日猶不敢自信其不爲小人蓋深明夫全受全歸之不易以示申祥使知爲善之不可以一日而怠也與曾子啟手足以示門人同意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釋文奠田練反閣音各與音餘

鄭氏曰不容改新閣皮藏食物朱子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愚謂鬼神依於飲食始死卽設奠所以依神也士喪禮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於尸東是也餘閣者用閣上所餘脯醢以奠一則以仍其生前之食而不忍遽易一則以用於倉卒之頃而不及別具也

禮記卷八

禮記卷八終
運同銜永嘉周作霖栞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上第三之二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釋文倡昌尙反踊音勇

鄭氏曰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謂街里委曲所爲譏之也子思哭嫂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倡踊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愚謂哭而爲位者以親疏敘列爲位以親者一人爲主在阼階下西面而疏者以次而南如士喪禮主人在阼階下衆主人及卿大夫皆在其南是也若不爲位則爲主者一人南面而弔者北面後言曾子北面而弔小記哭朋友者

於門外之右南面是也委曲也哭有服者必爲位時有
哭小功不爲位者曾子非之言此乃委巷小人之禮而
非君子之所行也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此謂
在外聞喪而已爲之主者子思哭嫂在家嫂叔無服而
娣姒婦相爲小功故使婦人爲主而倡踊妻之兄弟無
服而妻爲之期若大功故申祥於言思亦爲位而哭而
使其妻爲主而倡踊也凡踊以婦人居間此皆使婦人
倡踊者以其爲爲位之禮之所自起也嫂之喪子爲之
期妻之兄弟子爲之總今乃不使子爲主而使婦人者
蓋以未有子或幼而未能爲主耳記禮者因曾子譏小
功不爲位故引子思申祥之事以證哭必爲位之事○
孔叢子孔氏九世皆一子相承此云子思哭嫂孔疏謂
兄早卒故得有嫂今案孔子弟子原憲燕伋皆字子思
此所稱子思或爲異人未可知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釋文縮所六反縫音

逢又扶用反衡依註音橫

鄭氏曰縮從也今禮制讀衡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
多孔氏曰古者自殷以上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
直縫辟積禩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周也衡橫也周
吉冠多辟積不復一直直縫但多作禩而并橫縫之若
喪冠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時人因謂古
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之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
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
后能起

釋文漿子良反跂上跛反

鄭氏曰曾子言此以疾時禮之不如子思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愚謂此曾子自言其居喪之過禮而子思就其意而申之以明中制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釋文稅反徐他外

鄭氏曰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而可乎者以已恩怪之孔氏曰此據正服小功也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鄭義限內聞喪則追全服王肅謂但服殘日若如王義限內止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卽除也何名追服其義非也愚謂兄弟謂族親也喪服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母從祖兄弟爲三小功先王之制服以其實不以其文故有其服必有其情非虛加之而已小功恩輕若日月已過而服之則哀微而不足以稱乎其服矣曾子篤於恩故疑不稅之非然先王之於禮則以人之可以通行者制之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釋文使色吏反乘繩證反四馬曰乘

鄭氏曰伯高死時在衛未知何國人使謂賻者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孔氏曰代弔非孔子本意是虛有弔禮若遣人重弔彌爲不可故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

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釋文惡音烏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卽伯高也見如字

皇賢遍反爲爾來者爲于僞反一本作爲爾哭也來者

鄭氏曰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吾惡乎哭諸以其交會尙新也哭兄弟於廟父之友於廟門外別親疏也哭師於寢朋友於寢門外所知於野別輕重也已猶大也哭諸賜氏哭於子貢寢門之外本於恩也命子貢爲主明恩所由也知伯高者勿拜異於正主孔氏曰凡喪之正主則知生知死而來悉拜之今與伯高相知來者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愚謂惡乎哭者以其恩在深淺之間疑之也哭兄弟父友於廟者恩本於祖父也或於廟或於廟門之外者別親疎也哭師友於寢者恩成於已也或於寢或於寢門之外者別輕重也哭所知於野者恩淺也於寢則已重於野則已疎者不可遽同於師友而又不可泛等於所知也命子貢爲之主者使居寢門外南面之位而拜賓也知伯高而來則勿拜者異於有服之親也哭有服者而爲主則知生知死而來者皆拜之○疏以哭兄弟於廟哭師於寢爲殷法非也左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則哭兄弟於廟者固周禮然矣奔喪師哭諸廟門之外與此異者蓋恩由父者哭諸廟恩由已者哭諸寢孔子少孤事師不由於父故哭師於寢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鄭氏曰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也以爲薑桂之謂爲記者正曾子所謂草木滋者謂薑桂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釋文而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女音汝洙音殊泗音四罪與與音餘離音明同女音汝

反

鄭氏曰明目精洙泗魯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罪一言其不稱師也罪二言居親喪無異稱罪三言隆於妻子再言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孔氏曰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爲談說辨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人疑女道德與夫子相

似愚謂子夏自言離羣散居無朋友切磋之益故至於有過而不自知○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初喪親時尙強壯其喪子血氣漸衰故喪明然曾子之責安得辭也愚謂此記所言有無不可知然曾子之盡言以規過子夏之聞義而遽服此則非賢者不能而學者之所當取法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齊側皆反

鄭氏曰晝居於內似有疾夜居於外似有喪內謂正寢之中愚謂內外謂正寢室之內外也大故謂有喪喪既小斂主人之位恆在阼階下既殯廬於中門之外致齊與疾恆在正寢室中大故卽喪也孟子今也不幸至於

大故是也君子晝必處外夜必處內所以順陰陽動靜之宜以爲興居之節故事業得其序身體得其養苟反其常則雖不必果有喪疾而固可以問其疾弔其喪矣可不謹哉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釋文見賢遍反

鄭氏曰子臯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孔氏曰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今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故云泣血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齒露微笑則不見齒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釋文衰七雷反後五服之衰皆放此不復音當丁浪反

鄭氏曰寧無衰惡其亂禮也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邊偏倚也不以邊坐服勤爲褻喪服孔氏曰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愚謂衰謂五服之衰物謂升數之多寡鍛治之功沽衰之物不同所以別恩誼之親疏不可得而亂也無衰而禮自若不當物則亂於喪紀而禮亡矣邊坐謂坐不中席也不以邊坐不以服勤皆所以致其嚴敬蓋敬所以攝哀而褻則或忘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釋文稅本又作說同他活反徐

嚮許亮反出涕出如字徐尺遂

反涕音體惡烏路反夫音扶

鄭氏曰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已賻助喪用駢馬曰驂子
貢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遇見也孔子言舊
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
我我爲出涕恩厚宜有重施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
使遂以往孔氏曰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淵者顏淵之
死必當有物與之顏路無厭故卻之耳輔氏廣曰義之
所可則說驂以贈館人而不吝義所不可則顏路請車
而不從於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愚謂館人猶舍人
舊時館舍之人也凡賻以錢財爲常其重者乃用車馬
館人誼疏故子貢以說驂爲重而怪之一與壹同遇於
一哀言已入弔時遇主人之專一而致其哀也蓋主人
之於弔賓恩深者其哀恆切今主人爲孔子而致哀是
以厚恩待孔子也孔子感之而爲之出涕是又以厚恩
答之也情必資物以表之若無以賻之則疑於情之不
足而鄉者之涕幾於虛僞而無所自出矣說驂以賻者
客行無他物可賻故也○孔氏曰孔子得有驂馬者案
王度記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
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旣爲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
驂馬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愚謂詩大明詠武王
而曰駟騶彭彭車攻詠宣王而曰四牡龐龐此天子駕
四也采菽言載驂載駟此諸侯駕四也節南山言四牡
項領此大夫駕四也惟士則駕二故士喪禮下篇公賵
元纁束馬兩又家語昭公與孔子一乘車兩馬時孔子
未爲大夫也書言朽索馭六馬詩言良馬五之良馬六
之不過極言其多耳非實有一乘駕六馬之法也王度
記之言不可據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釋文識式志反又音式

鄭氏曰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哀戚本也祭祀末也愚謂其往也如慕者孝子以親往葬於墓欲從之而不能如嬰兒之思慕其親而啼泣也其反也如疑者既葬迎精而反不知神之來否故遲疑而不欲遽還也虞祭名葬反日中而虞子貢恐反遲則虞祭或違於禮而不知祭祀者禮之文而哀戚者乃禮之本也夫子言已未能行自抑以深善之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釋文饋其位反

鄭氏曰彈琴以散哀也愚謂夫子為顏子子路皆如喪子而無服而其於顏子之死哀痛尤深蓋心喪之如長子自祥以前皆廢樂也父母之喪三年不為樂而祥之日鼓素琴夫子為顏子心喪廢樂故彈琴而後食祥肉蓋以此為釋心喪之節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釋文拱志反

鄭氏曰二三子亦皆尚右微孔子也嗜貪也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愚謂凡拜男尚左手左陽也其拱亦然凶事則尚右手反吉也婦人則吉事尚右凶事尚左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

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

殆將病也釋文蚤音早拙羊世反亦作曳消搖本又作道

○謝氏枋得云劉尚書美家藏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

吾將安仗五字今按注疏並不解此句殆後人所增耳

鄭氏曰作起也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欲人之怪已泰山

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萎病

也詩曰無木不萎孔氏曰杖以扶身恆在前而用今反

手卻後曳之示不復杖也夫子禮度自守貌恆矜莊今

乃消搖放散以自寬縱皆示若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

之意狀放依也愚謂門謂寢門也當戶而坐鄉明也君

子之居恆當戶夫子自知其病而將死故其見於歌者

如此而子貢聞而知其意也

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

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

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

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

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釋文阼才故反夾本又作俠古洽反

鄭氏曰孔子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凶

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

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用我以為人

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明聖人知命

陳氏澔曰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孔子

面之位其東西直兩楹之中間也堂上之位以此爲最尊殷人以鬼神應居尊位故殯於兩楹之間而賓主之位夾其兩旁也奠定也坐奠猶言安坐也人君每日視朝於治朝退適路寢聽政則其正坐在兩楹之間大夫雖有私朝其聽政不敢南而避人君也夫子自言夢坐安於兩楹之間而明王不興天下無尊我以爲君者則非南面聽治之象而必爲殷家喪殯之兆矣故以此自卜其將死也鄭氏謂奠爲饋奠非也士喪禮大斂奠在室是殯所無設奠之法也又士喪禮小斂卒斂男女奉尸俛于堂而小斂奠設於尸東若奠爲喪奠則夫子何不言小斂俛尸而乃以殷家之殯爲言乎况人君於路寢聽政其飲食初不在此尤不得以奠爲饋食也○吳氏澄曰聖人德容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周旋中禮者似不如是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泰山梁木爲比自稱若是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知將死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愚謂夫子自知其將死而見之於歌非所謂自悲其死也夫子嘗自言天生德於予又曰斯文在茲則泰山梁木之擬亦無足疑占夢而知其將死是卽志氣如神之效若謂生死固所自知而無待於夢則夫子豈管輅郭璞之流耶惟負手曳杖非周旋中禮之容誠有如吳氏所言者其或記者之失與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鄭氏曰無服不爲衰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孔氏曰依禮

喪師無服門人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同故疑所服知為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麻下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是弟子相為與為夫子同但經出與不出有異則喪師與朋友同也為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愚謂喪服記云朋友麻蓋弔服以葛為經朋友則用麻為之也服問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大夫相為亦然錫衰大夫相弔之服也大夫相為亦朋友之義而用其弔服以居則謂為朋友弔服加麻者信矣士之弔服素冠而疑衰素裳弔服之經在五服之外當又小於總麻之經其亦以五分去一為之差與舊說謂朋友相為服總之經帶無所據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嬰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釋文置知吏反披彼義反綢吐乃反徐直雷反旒直小反

鄭氏曰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牆柳衣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嬰以布衣木如禭與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旒之旒縹布廣充幅長尋曰旒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孔氏曰孔子之葬公西赤以飾棺祭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嬰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縉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尊崇

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鄭註障柩之牆卽柳也外旁
帷荒中央材木總而言之皆謂之爲柳縫人註云柳聚
也諸飾所聚也娶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
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如扇漢謂扇爲禭也
知此旌乘車所建者案旣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
載旻道車載朝服橐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
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爲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愚謂葬
之有飾所以表識人之爵行故謂之志孔子之喪使公
西赤爲志者以其習於禮樂之事也崇崇牙也樂虞有
崇牙以縣鐘磬之絃此則刻於旗杠之首以注旄者與
○孔氏曰案旣夕士禮有二旌一是銘旌初死書名於
上曰某氏某之柩葬則入壙二是乘車之旌則旣夕禮
乘車載旻亦在柩前至柩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

於柩車而還言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大夫諸侯則
無文其天子亦有銘旌司常云共銘旌又云建旻車之
旌旻謂興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卽明器之旌至壙
從明器納之壙中又士禮旣有乘車載旻則天子亦當
有乘車載大常至壙亦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是天
子三旌也熊氏以爲大夫以上有遣車卽有旻旌亦有
三旌也愚謂士惟一旗故乘車載旻若天子有五路葬
時皆用爲魂車則每路各建其旗又遣車九乘車各有
旌并銘旌當有十五旌也若諸侯則同姓自金路以下
又遣車七乘并銘旌爲十二旌異姓自象路以下并遣
車之旌及銘旌爲十一旌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釋文褚張呂反幕音
莫蟻魚綺反又作蟻

鄭氏曰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娶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蚘蚘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子張學於孔子倣殷禮孔氏曰公明儀是子張弟子褚謂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爲褚但似幕形而以丹質之布爲之又於褚之四角畫蚘蚘之形交結往來不牆不娶用殷禮也夫子聖人弟子尊之兼用三代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祇用殷禮而已愚謂周禮人君大夫士之葬皆有牆娶上章云飾棺牆置娶周也是也其自大夫以上又有褚其形如幄上下四周以素錦爲之今公明儀於子張之葬不置牆娶但用丹布爲褚覆於棺上而不四周而畫蚘蚘於褚之四角此乃殷之士禮故曰殷士也然則殷自大夫以上其褚蓋亦四周而用錦帛之屬

與孔子兼習三代之禮而七十子之徒亦學焉故公明儀用殷禮以葬其師蓋亦崇儉尙質之意與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釋文苦始占反枕之鴉反朝直遙反使色吏反從如字徐才用反陪步回反

鄭氏曰居父母之仇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下不可以並生也不反兵言雖適市朝不釋兵也昆弟之仇銜君命不鬪爲負而廢君命也魁猶首也天取北斗魁爲首杓爲末執兵陪其後爲其負當成之孔氏曰不反兵而鬪者恆執殺之備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卽當鬪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此

得持兵入朝者案閭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臯門內

案大詢衆庶在臯門外說見玉藻

則得入

也且朝文既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以上不必要是矛戟上曲禮云兄弟之讎不反兵此云父母之仇不反兵者父母昆弟之仇皆不反兵曲禮昆弟之讎不反兵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恆執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爲君命出使遇之不鬪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足愚謂寢苦者恆以喪禮自處也枕干者報仇之器不離於身也不仕者父仇未報故無心於仕宦且爲有君事則於報仇或妨也弗與共天下卽不與共戴天之意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者兵器不離身遇之卽鬪不待反而取兵也昆弟有仇猶可以仕但不與仇人同國耳銜君命則遇之不鬪不以私仇廢公事也若非銜君命亦不反兵而鬪矣周禮朋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曲禮言朋友之讎不同國此言從父兄弟之讎不爲魁者曲禮據死者無子無親於已者此自有主人故但助之而已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釋文經大結反

鄭氏曰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愚謂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大夫相爲亦然司服總衰錫衰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公爲卿大夫及大夫相爲皆錫衰則亦當有經是弔服加經者出與居皆服之朋友相爲亦宜然今七十子相爲出乃不服者蓋以孔子之喪既經而出故於朋友之服微殺之以示其不敢同於師之意蓋酌乎禮之宜而變之

也

易墓非古也釋文易以豉反

鄭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孔氏曰墓謂冢
旁之地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愚謂墓以藏體魄
無所事於易也即古不修墓之意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鄭氏曰喪主哀祭主敬孔氏曰喪禮有餘謂明器衣衾
之屬多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陳氏澔曰
有其禮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
夫子反本之論亦寧戚寧儉之意愚謂禮有餘謂財物
之繁多儀節之詳盡也喪祭之禮固有一定然第務於

禮而哀敬不足以稱之則見為有餘矣此於禮之未雖
舉而其本則有所未盡也若哀敬有餘而於儀物或有
所未盡此雖未足以言備禮而其本則已得矣行禮固
以本末兼盡者為至若就其偏者而較其得失則又以
得其本者為貴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
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
反宿也釋文填池依註音奠徹盧王並如字推昌佳反又吐回反柩其久反從才用反下同與音餘夫音扶
同下

鄭氏曰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
當為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而反榮曾子弔欲更
始也禮既祖而婦人降今既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
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

按胡氏鉉河池為表行
之仲填其縣同標禮
池當視重雷法氏但
河池為殯填標北書
詳以河池填讀如字
御案非之

也且未定之辭孔氏曰案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遷於祖
 升自西階正棺於兩楹間鄭註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
 柩西此奠謂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啟奠乃設遷祖之
 奠於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棺載於階間降下遷祖之奠
 設於柩車西時柩猶北首乃飾棺設披屬引徹去遷祖
 之奠還柩嚮外而為行始謂之祖婦人降卽位於階間
 乃設祖奠至厥明徹祖奠設遣奠然後徹之苞牲取下
 體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之弔在
 祖之明日徹祖奠設遣奠之時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
 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嚮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日婦
 人從堂更降而後行遣車禮遣車疑當愚謂此章之義
 難曉而註疏之說如此然既設遣奠則葬日也葬日必
 乎疑所謂既祖者謂葬前一夕還車為行始之後而非
 祖之明日也奠謂祖奠徹之者因推柩而辟之也降婦
 人者婦人辟推柩故升堂柩既反而復降立於兩階間
 之東也行禮曾子行弔禮也必降婦人而後行禮者以
 既祖之後婦人之位本在堂下非為欲矜賓於婦人也
 柩反而日反宿者曾子既弔之後主人不欲頻動柩車
 至明日乃始還車嚮外而行遣奠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
 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
 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釋文飯煩晚
斂力驗反禮家凡大斂
小斂之字皆同不重出

飯以米貝實尸口中也小斂大斂皆以衣斂尸衣少曰
 小斂衣多曰大斂殯斂於棺而塗之也周人殯於西階

之上卽就也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問諸子游而子游告之如此則反柩非禮明矣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言出祖之事勝於已也○下篇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命引之三步則止則柩於將葬雖君弔不爲反也此乃爲曾子而反柩殊爲可疑且反柩之失曾子豈有不知註疏謂曾子心知其非而給說以答從者則尤非曾子之所出也然則此事蓋亦傳聞而失其實者與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釋文裼星歷反夫夫上音扶下如字一讀並如字袒徒旱反括古活反

夫夫猶言是人也袒袒衣而露其臂也括髮去纒而約其髮以麻也始死主人笄纒深衣至小斂乃袒括髮始

變服也帶經服弔服之葛帶經也出而帶經者死者之寢門外蓋張次以爲弔者之所止息而其經帶亦饌焉故出而取服之也凡弔者主人未變則吉服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裼而露其中衣主人旣變則襲而加經帶其冠與衣猶是也主人旣成服則服弔衰○喪服記朋友麻奔喪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此二者之麻皆弔服也而特言麻可以見凡弔經之非麻矣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爲其妻纒冠葛經帶以麻對葛而言可以見喪服記朋友麻及奔喪所言之麻皆對葛而言麻矣士虞禮祝免澡葛經帶祝乃公有司其所服固弔服也而葛經帶則弔服之經帶於此可見矣士爲朋友麻若弔於未成服則亦葛經帶蓋未成服則弔者猶元冠麻不加於采也又註謂子游所弔

者朋友疏謂弔服惟有經朋友乃加帶非也子游所弔不言其爲何人安知其爲朋友乎喪大記弔者加武帶經則凡弔者皆帶經備有不獨朋友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釋文見賢遍反予羊汝反和音禾或胡卧反忘音亡

除喪既祥也和調弦也子夏哀未盡而能自節子張哀已盡而能自勉所謂俯而就之跂而及之也○孔氏曰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衍衍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子夏居喪無異聞而閔子騫至孝當以家語及詩傳爲正愚謂子張務外而子夏誠篤則其居親之喪

其哀之至與不至固當異矣曾子謂子夏喪親未有聞特謂未聞其喪明耳未可據此而疑其喪親之不能盡哀也此與家語詩傳所言未知孰是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釋文彌亡甲反牟莫侯反爲之於僞反適丁歷反

鄭氏曰司寇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惠子廢適立庶子游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子游名習禮子游曰禮文子亦以爲當然

未覺其所譏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虎適子名文子覺所譏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愚謂麻衰用吉布十五升為弔服而又以為胸前之衰也士弔服疑衰麻衰視疑衰為輕朋友麻其非朋友弔服用葛經而已子游以惠子廢適立庶故特為輕衰重經以譏之文子言子游但與其弟游而已其恩未至於朋友而乃為服朋友之麻經故以其重而辭之反哭者反其位而哭也子游於司寇氏為異國之士位在西方東面士喪禮士西方東面是也大夫諸臣之位蓋門東北面東上與趨而就諸臣之位變位以深譏之復位謂復其為喪主之位也趨而就客位者所譏已行而復其正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

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釋文涕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亡音無中竹仲反

鄭氏曰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中中禮之變愚謂除喪蓋禫除吉祭之後新主已遷於廟故就廟而受弔也深衣十五升布連衣裳為之其服在吉凶之間練冠小祥之冠也時文氏喪服已除吉服又不可以受弔聘禮遭喪大夫練冠長衣以受彼凶中受吉禮此吉中受凶禮故放其服而畧變焉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故但垂涕洟以致其哀而已庶幾近也言其近於禮也蓋除喪受弔乃禮之所未有文子之子處禮之變酌乎情文之宜而行之而能不失乎禮意故子游善之案士喪禮君使人弔祔主人迎於寢門外若異國君之使其敬之當與

已君之使同此主人待于廟不迎者蓋弔者非越君之命與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釋文冠古亂反

孔氏曰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生三月而加

名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

而加字五十者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

之至死而加諡凡此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為字不

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

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周則死後別立諡

案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

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直稱伯仲

耳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上曲禮疏引含文嘉與此同據

白虎通稱當作積蓋伯仲叔季之稱惟四其周代是文

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等末者稱聘季也賈氏公彥

曰檀弓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稱伯仲之時兼字而言

若孔子稱尼甫至五十去甫配仲而稱之曰仲尼是也

愚謂五十以伯仲賈孔之說不同蓋賈氏為是冠時字

之雖已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而其後稱之則但曰

某甫至五十而後稱曰伯某也特牲禮稱其祖曰皇祖

某甫少牢禮則曰皇祖伯某是伯某之稱尊於某甫可

知

經也者實也

鄭氏曰所以表哀戚陳氏澐曰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

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敖氏繼公曰凡喪服衰

裳冠帶之屬皆因吉服而易之惟首經則不然蓋古者

未有喪服之時但加此經以表哀戚後世聖人因而不

去且異其大小之制以為輕重云

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

也學者行之釋文掘求月反又求勿反雷力救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躐良輒反

鄭氏曰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雷葬不毀宗

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學

於孔子者行之倣殷禮孔氏曰中雷室中也死而掘室

中之地作坎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

上尸於牀上浴令水入坎中也毀竈綴足者一則示死

者無復飲食之事二則恐死人冷彊足辟戾不可著履

故用毀竈之甓連綴其足令直可著履也宗廟也殷人

殯於廟至葬毀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一則明此廟

於死者無事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

外若生時出行則為壇告行神車躐壇上而出使道中

安穩今柩行毀宗而出仍得躐此行壇如生時也殷道

謂殷禮也周浴用盤承浴汁不掘中雷綴足用燕几不

毀竈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愚謂

坊記曰浴於中雷是周人浴亦在中雷但不掘耳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

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

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

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釋文鬻本又作粥音育

鄭氏曰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具謂葬之器用何

以言無其財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不粥人之母

以葬其母忠恕也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不

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為利班諸兄弟之貧者以分死者

所矜也陳氏澔曰欲粥庶母以治喪則乏財可知而不

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禮如此愚謂子柳孔子弟子顏幸下篇所稱顏柳是也子碩子柳之弟具謂葬之器用明器柳娶之屬也何以者言貧無以為葬具欲稱家之有無而從其儉也君子愛其親以及人之親粥人母以葬其母非仁也家於喪謂因喪以為利非義也賻布所以送死兄弟之貧者亦死者之所矜故以賻布之餘班之緣死者之意以廣其恩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大夫死眾謀人之軍師而至於敗則喪師辱國而其義不可以獨生矣春秋晉楚之大夫若成得臣荀林父等皆以軍敗請死蓋此義也亡去國也大夫去國離宗廟去邦族其禍箝於去國甚於死於自保其家亦國亡與亡之義也陳氏祥道曰思其敗之死則無輕軍師思其危之亡則無輕邦邑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釋文蘧本又作樂五教反瑗于卷反又於願反

鄭氏曰二子衛大夫公叔文子獻公之孫名拔瑗伯玉名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愚謂伯玉以文子欲奪人之地以為葬地故言吾子若樂此則瑗請前行以去示不欲聞其謀也觀於此則公明賈謂公叔文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豈其然乎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釋文弁皮彥反孺而註反傳直

反專

鄭氏曰孺子泣言聲無節難繼失禮中也孔氏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與此違者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慙未可爲節此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禮制故哭踊有節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句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鄭氏曰叔孫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仲尼者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愚謂上云出戶者舉尸者出戶也下云出戶者武叔出戶也始死笄纒至小斂乃加素冠蓋殯斂者喪之大節故不敢以不冠臨之笄纒者所以爲變冠者所以爲敬也士喪禮小斂卒斂馮

尸之後主人至東房袒括髮乃反於室而男女奉尸以俛於堂今武叔袒括髮於舉尸出戶之後失禮一也尸既出戶乃出戶而袒則主人不與於奉尸失禮二也袒括髮既後故不復至東房遂於出戶爲之失禮三也言投其冠括髮以見其息遽失節之甚子游曰知禮者反言以譏之也○雜記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鄭氏云環絰一股而環之小斂時士素委貌大夫素爵弁而加此絰曾子問疏引崔氏說謂小斂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後士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今以武叔投冠觀之可以見小斂前之有冠又可以見大夫士小斂之同素冠也喪大記言人君大斂子弁絰卽位于序端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與殯弁絰則已喪可知可以見大夫以上喪服之有弁又可以見大夫以上至大斂乃弁絰

而未大斂以前猶素冠也。至雜記所言小斂環經及喪大記所言大斂之弁經皆謂大鬲之苴經而註疏乃以弔服之環經弁經混之則誤甚矣。說各見本篇。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釋文卜依註音僕師長也

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者誤也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

鄭氏曰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顧氏炎武曰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爲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卧異矣愚謂周書王會解卜人王氏應麟補注引太平御覽謂卜人卽濮人蓋卜僕濮古字皆通用也大射禮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小師正者其長而師者其貳也此於僕人射人皆言師者言不但以其正而并以其師也君薨以是舉謂始死遷尸於牖下也襲斂遷尸皆喪祝之屬而始死以僕人射人者未復之先猶未忍遽變於生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

爨總釋文從才用反夫人音扶爲于僞反總音思

張子曰甥自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乃甥爲二人者服也吳氏澄曰禮爲從母小功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爲舅總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夫之甥與舅之妻也此二人者相爲服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

御案云父黨服由父
而推故叔父重於姑母
黨服由母而推故從
母重於舅各有義
焉無可加損也

之言以爲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愚謂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避文繁也。若以從母之夫舅之妻相爲服而言則當云妻之兄弟之妻夫之姊妹之夫不當從其甥立文也。且此二人者若相與同爨則瀆亂無別甚矣其可訓乎。○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總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亂雜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愚謂母黨妻黨之服皆從服也。從妻而服者視妻降三等妻爲父母期夫從服總自餘妻之所爲大功者降三等則無服矣。從母而服者視母降二等外祖父母母爲之服期已從服小功舅及舅之子母爲之大功子從服總惟從母母服大功子從服小功僅降一等喪服傳所謂以名加者也。自餘母所爲小功者降二等則無服矣。母爲世叔父母服大功已降二等應服總而不服者蓋至親以期斷世叔父母之服乃加服也。而外親既遠據本服而遞降之則亦無服矣。從母之夫母之所不服也。舅之妻母爲之報服小功者也。二者皆無可從者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遠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猶爾

釋文縱依註音摠折大兮反騷素刀反

鄭氏曰縱讀爲總領之總縱縱趨事貌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陵躡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騷騷謂大疾鼎鼎謂大舒猶猶舒疾之中愚謂喪事固欲其疾然

不可以過於急而陵節陵節則不足於禮之文而野矣
吉事固欲其舒然不可以過於緩而怠怠則不足於敬
之實而小人矣得舒疾之中者惟君子能之由其內盡
乎哀敬之實而外適乎節文之宜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鄭氏曰喪具棺衣之屬恥具辟不懷也一日二日可為
謂絞給衾冒孔氏曰喪事棺則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
時頓具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
日修惟絞給衾冒死而後制是也陳氏澣曰嫌不以久
生期其親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
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釋文

鄭氏曰或引或推重親遠嫌姑姊妹之薄欲其一心於
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孔氏曰喪服是儀禮
正經記者錄喪服中三事釋之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
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愚謂兄弟之
子為世叔父期而世叔父乃芻尊不足以加尊故如其
為已之服以報之猶子謂與已子同也兄弟一體服其
子同於已子引而進之所以篤親親之恩也妻為夫之
昆弟姊妹皆應從服者也然為夫姊妹服小功而姊妹
亦報服至夫之昆弟則不從夫而服夫之昆弟亦不報
推而遠之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姑姊妹之薄謂姑姊妹
之適人者由期而降為大功也受我而厚之謂其夫受
姑姊妹於我為之服齊衰杖期與父在為母同情篤於
夫家則恩殺於本宗此姑姊妹之所以出而降也○吳

程子曰其夫屬乎父道者
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
道者妻皆婦道也若兄
弟則已屬也粗以妻
屬其嫂此古者所以
以義理指不去也

朱子曰言指如連一便是
宜有服因婦送母送至可
另排故推而遠之

氏澄曰人有嫂之喪者其父母爲之服大功小功其妻
爲之服小功其子爲之服齊衰不杖期豈有已身立於
父母妻子之間而獨同於無服之人哉雖曰無服當弔
服加麻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如弟子爲師父在爲母
之例俟父母妻子之服既除然後吉服推而遠之文雖
殺而情未嘗不隆也愚謂喪服記曰朋友麻鄭氏謂弔
服加麻奔喪禮云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
無服者麻則嫂叔相爲弔服加麻禮有明據矣嫂叔雖
不制服而哭則爲位又弔服加麻則固非翹然同於無
服之人也然吳氏謂俟父母妻子之服除而後吉服則
父母妻子之爲嫂或期或大功或小功將以何爲之斷
限乎且若從其重者則爲昆弟服期而欲嫂叔相爲心
喪亦皆俟其子之期服除而後復常則情雖甚厚而揆

諸制服之義亦已失其差矣凡弔服加麻者既葬除之
竊謂嫂叔相爲弔服加麻心喪三月卒哭而除視娣姒
婦之相爲小功者而差降焉此固先王之禮也若魏徵
謂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育情若所生又有不
可以常禮概者故韓愈少鞠於嫂爲之服期此亦禮之
以義起者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曰食字上
疑脫孔子二字

朱子曰哀有喪不能飽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
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氏曰徒謂客之旅將出哭於巷者以爲不可發凶於
人之館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愚謂徒曾
子之徒也聘禮聘君若薨於後入境則遂也赴者未至

則哭於巷時曾子之徒蓋亦以赴者未至故欲出哭於巷曾子令反於其舍者以其徒在曾子之家與聘賓在主人之禮異也士喪禮弔賓西面於主人衆主人之南此乃北面而弔焉蓋弔於不為位者之禮也奔喪禮曰聞喪不得奔喪乃為位若聞喪即奔則不為位矣哭而不為位則哭者南面弔者北面

禮記卷九

邑後學項傳海原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上第三之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龔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釋文知音智味依註音沫亡曷反斲陟角反和胡卧反龔息允反虞音巨

鄭氏曰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膝味當作沫不和無宮商之調無龔虞不縣之也橫曰龔植曰虞神明之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孔氏曰沫黑光也瓦不成沫謂瓦器無光澤也劉氏曰之往也謂以禮往送於死者也往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故為不仁往於死者而極以生者之

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故爲不智先王爲明器以送死者竹器則無滕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麤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沫木器則樸而不成其彫斲之文琴瑟雖張弦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縣挂之簣虞不可擊也所謂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叔並同朝
直遙反

釋文問喪問或作聞喪息浪反
有爲于僞反下爲桓司馬爲敬

鄭氏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于齊曰喪人其何稱是非君子之言者貧朽非人之所欲也桓司馬宋向戍之孫名魋靡侈也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

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將
之荆將應聘於楚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言汲汲於
仕得祿也孔氏曰崔靈恩云夫子爲司空爲小司空也
從小司空爲小司寇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
爲司徒司馬司空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
寇也孔子失司寇在定公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其間
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
將之荆者則哀公六年之荆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
司寇之年卽之荆也陳氏澔曰將適楚而使二子繼往
者將以觀楚之可仕與否愚謂問喪問失位而所以處
之之道也孔子之將仕於楚爲道也非爲祿也而以此
爲喪不欲速貧何也蓋聖人雖不爲祿而仕而仕者未
嘗不得祿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士之失位也猶
諸侯之失國家也是故三月無君則弔君子雖不狗利
而苟祿而亦豈以矯語貧賤爲高乎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
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
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
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
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焉於
虔反

釋文繆音
木竟音境

鄭氏曰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
孫名伯愚謂雜記有大夫士赴於他國君之禮而莊子
之赴魯人欲勿哭蓋諸侯於他國臣之赴但遣使弔之
而不親哭爲其分卑而恩疏也縣子名瑣縣子知禮故
繆公召而問之脩脯也十脰爲束束脩微禮尚不出境

言其無外交也。交政於中國者，言政在大夫，專盟會征伐之事，以交接於諸侯也。愛而哭之者，出於情畏而哭之者，迫於勢。齊強魯弱，而陳氏專政於齊，則其喪固不容於不哭矣。左傳魯爲異姓諸侯臨於外，杜預謂於城外向其國，此哭於異姓之廟者，別於哭諸侯之禮也。哭諸縣氏者，因其禮之所自起也。與孔子哭伯高於賜氏之義同。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鄭氏曰：仲憲，孔子弟子原憲，示民無知，所謂致死之示民有知，所謂致生之示民疑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仲憲之言三者皆非。孔氏曰：原憲言夏后氏用明器，送亡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殷人用祭祀之器，送亡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世兼用夏殷之器，示民疑惑於有知無知之間也。曾子言三代送死之器不同者，非爲有知與無知質文異也。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殷代質言鬼雖與人異，恭敬應同，故用恭敬之器送之；周家極文言亡者亦應鬼事，亦應敬事故兼用二器。然周惟大夫以上兼用耳，士惟用鬼器不用人器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憲言三事皆非，而曾子獨譏無知者，譏一則餘從可知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

御案云家語稱人有同母

異父昆弟死曰殯

問於孔子曰同居繼父

繼父之服不同居繼父且

無服況其子耶是聖人

固有定論矣何勝及不

問而各以隱說耶

又云鄭氏執者屬王肅

之極當其王肅齊衰為

繼父之子許一等故大功

也為繼父之子繼父昆弟

恩由母不由繼父張氏

言繼父同居者子服齊衰三

月乃為其子大功非此

合此數說則以孔子言

在服者三

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釋文木式樹反又音朱徐之樹反

鄭氏曰木當為朱春秋作成衛公叔文子之子思謂齊衰者以昆弟之服服之也大功者視昆弟降一等而服之也然昆弟之名從同父而生一本之親也同母異父昆弟一為繼父之子一為因母前所生之子此雖名為昆弟實非昆弟也絕族無施服母嫁而從者為之杖期而其父母則不服則必不從而服其子矣繼父有子則為不同居繼父僅為之齊衰三月則必不為其子服齊衰大功矣必不得已援同爨總之義服之視齊衰三月者而差降焉其亦可已若不從母者則其所生之子乃路人也何服之有狄儀不可考公叔木衛之大夫必不從母而嫁且為父後者出母且不服又何異父同母兄弟之服乎魯為秉禮之國二子學於聖人而其繆於禮乃如此殊不可解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釋文蓋無音今按當音蓋何不也

子思之母嫁母也嫁母無服故柳若戒以不可不慎而子思自言其時之不得行禮者以答之蓋禮所不得為則雖欲慎之而無可慎也故曰吾何慎哉○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何服蕭太傅曰當服周為父後則不服韋元成曰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為無義制服故不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制服元成議是也愚謂喪服杖期章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而不言母嫁不從者之服則不服也。出母服嫁母不服何也。蓋出母者見絕於父不得已而去者也。命之反則反矣。猶未自絕於其夫且自絕於其子則其與出母之不得已而去者不同矣。惟其夫死子幼無大功之親不得已挾其子以適人則其情既可原而又有撫養之恩焉。然後爲之服。然猶止於杖期。不得以父沒爲母齊衰三年之服。服之也。喪服於母嫁而從者之服。特言繼母。蓋但言母則嫌繼母嫁而從者之猶不服耳。非謂因母嫁而從者之服又有加於此也。母嫁而從者爲之杖期。則嫁而不從者必不亦爲之杖期矣。降此則或爲旁親遞降之服。或爲正尊親遠之服。又皆非所以服其母也。先儒欲以出母之服例諸嫁母。誤矣。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釋文瑣息果反依字作瓌爲于

反偽

鄭氏曰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孔氏曰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惟不降正耳。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各隨本屬之輕重而服之。虎是滕伯文叔父。孟皮是滕伯兄弟之子。滕伯是皮之叔父。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來又添出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

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釋文易以鼓反

鄭氏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孝子之事非所託孔氏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惠伯之子孫無名木者故鄭直云其後縣子言孝子居喪不可不深思長慮故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斲削外內使之平易后木述之以語其子言我死亦當如縣子之言買棺外內易也此是孝子所爲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

也愚謂王制言六十歲制則棺固不俟死而後具矣據此則有死而後買棺者豈謂貧而不能預具者與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鄭氏曰斂者動搖尸帷堂恐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愚謂仲梁子疑卽韓非書所謂仲梁氏之儒者帷堂有二時一則將襲帷堂旣小斂而徹帷一則將大斂帷堂旣斂而徹帷此據襲斂時帷堂而言也設飾謂襲斂也襲斂必動搖尸恐人褻之故帷堂夫婦方亂謂男女同在尸側未分堂上堂下之位也然男女奉尸俛於堂主人主婦馮尸在小斂徹帷之後則帷堂之不爲夫婦方亂明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

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

鄭氏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疏云當云奠於室此後人傳寫

之右也凡奠於尸者必於其右象生人以右手食也曾

子謂在西方非也小斂奠無席是時尸在牀牀本有席

故也至大斂尸已在柩而設奠在室然後設席言小斂

有席亦非也未猶後也魯未禮失曾子見當時所行以

為禮本如此故記者言此以正之

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釋文綌衰上去逆反下七回反總音歲布細而疎曰總

鄭氏曰非時尚輕涼慢禮愚謂綌麤葛也總縷如小功

而成布四升半者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用之為齊周末

喪服不依五服升數但以輕細為貴故以綌為衰以總

為裳非禮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氏曰滅蓋子蒲名野哉非之也唯復呼名子臯孔子

弟子高柴孔氏曰野不達禮也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

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愚謂此哭者蓋子蒲之尊

屬非子蒲之子哭其父呼滅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釋文相息亮反沽音古

鄭氏曰沽猶畧也孔氏曰禮孝子喪親悲迷禮節事儀

皆須人相導杜橋母死不立相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麤

畧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

弔釋文易音亦徐以鼓反

喪大記疾病男女改服謂改其養疾之元端而深衣也

問喪云親始死扱上衽但言扱上衽而不言改衣則前

御案云古家封官有定程

士會志即定官有定程

非沿林心作紅河高法此

為一鄭氏始以漢世則

孔子矣於後封之定世

人矣孔子三封而巳封後

封後墳古古英者不封

不築土周天故有封樹

棺則封日當作棺和棺

王氏與石、沈非也

此已深衣而至此特極其衽明矣此始死乃有羔裘元冠者謂疏親不與於養至死而方以吉服至者也易之者改而素冠深衣也羔裘元冠吉服也弔於未成服之前者皆吉服以主人尙未喪服也主人既成服則不以吉服弔矣羔裘不以弔則弔衰皆襲麇裘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

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

非之者哉釋文稱尺證反亡皇如字一音無惡音烏齊才

又甫鄧反徐

鄭氏曰惡乎齊問豐省之比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

不待三月縣棺而封不設碑繹不備禮封當為窆下棺

也春秋傳作塋疏云左傳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

弗毀則日中而塋也孔氏曰縣棺而窆謂但手縣棺而下

之同於庶人愚謂稱隨也亡無也齊謂厚薄之劑量也

毋過禮者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斂藏也斂首足形

謂衣衾足以藏形體而已襲不必三稱小斂不必十九

稱大斂不必三十稱也還葬斂畢即葬不待三月也士

葬雖無碑而用繹以引棺使人卻行而下之縣棺而窆

者謂不用繹而卻行下棺但以繩縣棺而下之庶人之

禮也此所言謂甚亡者之禮然也其餘則亦各視其禮

之所當為極其力之所能為者具之而已力之所不能

及者人固不之責也蓋君子雖不以天下儉其親然無

財不可以為悅苟必期於備禮則將有取之以非義如

粥庶母以葬母者矣亦豈所以安其親哉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

哉叔氏專以禮許人釋文賁音奔汰本又作大音泰

鄭氏曰請襲於牀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孔氏曰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汰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也凡諮禮事當據禮以答之子游不據禮以答而專輒許諾之如似禮出於已然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愚謂司士夏官之屬賁蓋以官爲氏者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鄭氏曰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孔氏曰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公二十三年至文公十六年猶有襄夫人在此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蓋初取夫人曾子不譏其器之多但譏其實爲非蓋明器當虛而與祭器皆實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無祭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鬴二醴酒也若大夫諸侯兼用鬼器人器則空鬼而實人夏后氏專用鬼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專用人器則分半以虛之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鄭氏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善其能廉愚謂周禮宰夫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在天子爲冢宰之考諸侯以司徒兼冢宰則宰夫屬於司徒其治大夫之喪者乃司徒之旅也故主爲孟氏歸四布四布謂四方之賻布歸之者以喪用之餘還其人也可也者善其不家於喪○司徒皇氏以爲國之司徒熊氏以爲家臣之司徒左傳昭二十四年叔孫有司馬鬷戾既有司馬則

亦有司徒但此司徒有旅則疑國之司徒耳孔氏以司徒為家臣司徒敬子又謂魯司徒為季氏季氏無諡敬子者以此駁皇氏之說案記但言司徒初不言司徒敬子而疏說如此殊不可解也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鄭氏曰祖而讀贈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之所以存錄之愚謂以車馬送死者曰贈讀贈謂書贈物於方將行主人之史當柩東前束讀之也然致贈之賓奉幣嚮殯將命是已告於死者矣至將行而又讀之故曾子以為再告古謂殷時也殷禮不讀贈至周禮始有之而曾子譏其禮之繁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日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釋文遺于季反又

鄭氏曰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遺慶封之族革急也不食謂不墾耕愚謂大病謂死也子高之為人薄葬尚儉蓋近於墨氏之意然以視夫樂瑕丘而欲葬為石槨而三年者不亦賢乎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

爾釋文衍苦旦反○陳氏曰喪下當有如之何子曰字

鄭氏曰衍爾自得貌為小君喪惻隱不能至陳氏澔曰君母君妻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如此衍爾和適之貌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論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蓋生而無所館則館之

家語居處止有如何何子曰五字衍爾下有在喪斯則衍其服而已九字文義甚明當任之

家語正室所館下者死也殯四字此六國文或曰其也為夫子之世生沈沈也

死而無所歸則殯之聘禮賓入竟而死遂焉主人爲之具而殯客死於館而使之就而殯焉館人之禮然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釋文

壤而丈反

鄭氏曰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諡也子高意在於儉非周禮孔氏曰子高之意以人死可惡故備衣衾棺槨欲其

深邃不使人知不當更封壤種樹以標之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愚謂衣足以飾身言僅足以飾身使勿露而

已不必多也棺周於衣槨言僅足以周其外而已不必大也周禮典瑞斂尸用圭璋璧琮之屬朱子謂

周公要是未思量耳蓋椎埋發冢之事周公時尚未有之宜其慮未及此也莊子言儒以詩禮發冢而子高之

言如此亦若有預防及此者豈陵冢發掘之禍當時已有其端與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釋文燕烏田反○案與字

爲句故釋文無音王肅讀平聲屬上句今從之王氏肅曰若聖人之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

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陳氏澹曰延陵季子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子

夏以爲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葬聖人則未必皆合於禮也蓋謙辭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

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釋文坊音防鬣力輒反

鄭氏曰封築土爲壘堂形四方而高坊形芴殺平上而長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芴廣而卑斧形芴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故從若斧者馬鬣封俗間名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也三斬止之芴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賈氏公彥曰案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亞室四阿鄭云四阿四注殷人始爲四注則夏后氏屋但兩下爲之故兩下屋名爲夏屋漢時門廡爲兩下之形故鄭舉漢法爲况孔氏曰子夏言夫子欲從若斧者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以語之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三斬板者築墳之法側板於兩邊用繩約板令立內土板中築之士與板平則斬斷所約板繩而更置三徧如此則墳成而已止其封也板廣二尺三板斜殺惟高四尺耳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孫毓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全無馬鬣封之形不止於三板孫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原葬墳同

婦人不葛帶

敖氏繼公曰婦人指五服之親言也間傳云男子重首婦人重要婦人質故於其所重者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其總麻者卒哭既退而除之愚謂帶要經也凡經男子重首婦人重要喪至卒哭而變麻服葛男子首經要經皆變之婦人則變首經而要經不變蓋婦人質於所重者有除無變也五服皆然注疏惟據齊斬婦人言之非也此言婦人不葛帶少儀云葛經而麻帶士虞記婦人說

首經不說帶皆非專為齊斬婦人言也婦人雖不葛帶而其受服之經大小與初喪之帶同卒哭之帶必去其故帶五分之一乃得與其經為大小之差也

有薦新如朔奠

鄭氏曰重新物為之盛饌又士喪禮註曰薦新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孔氏曰大夫以上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敖氏繼公曰新謂穀之新熟者也春秋傳云不食新矣少儀云未嘗不食新皆指五穀而言愚謂薦新以五穀為主而兼及他物若月令以雛嘗黍羞以合桃是也殯後朝夕奠醴酒脯醢而已朔奠視大斂士則特牲三鼎其禮盛象生人朔食則盛饌也若薦新穀於殯宮其禮與朔奠同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鄭氏曰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愚謂既葬各以其服除者謂既葬卒哭則總麻除服小功以上亦皆除其重服而受以輕服也

池視重雷

釋文重直容反

鄭氏曰池如屋之有承雷也承雷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雷云以銅為之孔氏曰池柳車之池也在車覆鼈甲之下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為池重雷者屋承雷也以木為之屋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謂為重雷天子四注四面為重雷諸侯四注去後餘三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柳車象宮室池象重雷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雷

君即位而為椁歲一漆之藏焉

釋文椁蒲歷反徐易益反

陸氏德明曰令亦又律合
卿妻去言指之而但室之不
全之也蓋合亦亦其上也必
注必藏物棺中也律令字
淋

鄭氏曰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虛之不令孔氏曰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裨柅棺親尸者漆之堅強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備物故即位而造此棺每

年一漆示如未成也惟云漆地則知不漆地棺外屬等藏焉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故藏物於其中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釋文楔悉節反綴竹劣反又音竹衛反飯煩晚反

復招魂也楔齒以角柅柱死者之口使含時不閉也綴足以燕几綴死者之足合著屨不辟戾也飯以米貝實

死者口中也設飾謂襲也帷堂張帷於堂上也作起也並作者謂以上諸事一時並起也案士喪禮復後而楔

齒綴足乃帷堂又沐浴乃含而襲此以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為次者蓋含襲雖在帷堂沐浴之後而陳襲

事于房中實貝于筭實米于筐饌于西序下皆在沐浴之前故以飯設飾繼楔齒綴足言之帷堂雖在飯含前

而徹帷則在小斂之後故退在下以見意

父兄命赴者

孝子喪親悲痛迷亂故凡赴告之人皆父兄為命之惟

赴於君則親命敬君也士喪禮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

南面命赴者拜送是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鄭氏曰尊者求之備亦他日所嘗有事賈氏公彥曰尊

者求之備故凡嘗所有事之處皆復焉卿大夫以下復

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婦人無外事自王后以下復處

亦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愚謂小寢燕寢也大寢正寢

也天子小寢五正寢一諸侯小寢二正寢一小祖四親

廟大祖大廟也庫門諸侯之外門也始於小寢而終於

廟大祖大廟也庫門諸侯之外門也始於小寢而終於

廟大祖大廟也庫門諸侯之外門也始於小寢而終於

廟大祖大廟也庫門諸侯之外門也始於小寢而終於

四郊自內以及外也周禮夏采掌以冕服復於大廟以乘車建綬復於四郊隸僕復於小寢大寢祭僕復於小廟諸侯復於庫門則天子皐門亦當復矣其亦夏采爲之與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釋文剝邦角反與音餘

鄭氏曰剝猶裸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孔氏曰剝猶裸露也喪奠脯醢不設巾可得俛露與語辭謂喪不俛露奠者爲有牲肉也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既奠於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之也士喪禮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於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奠脯醢醴酒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醴酒不巾也案既夕禮朝廟之奠巾之此亦脯醢之奠巾之者以其在堂恐塵埃此脯醢之奠不巾者據室內也愚謂

御案曰剝云剝者微、疾也祭肉、微、疾、為、致、致、神曰、謂、字、居、神、居、微、不、進、惟、微、藉、以、依、神、性、於、奠、乃、微、之、奠、朝、乃、微、之、奠、未、微、其、者、若、子、不、死、其、親、如、待、其、余、而、未、食、之、云、情、也、與、盛、皆、神、也、事、者、之、祭、肉、以、疾、微、為、致、也、此、玩、文、似、當、如、此、解、其、說、與、注、別、存、以、備、一、說、矣

有牲肉則牲肉與醴酒皆巾之以其禮盛也無牲肉而但有脯醢則脯醢與醴酒皆不巾以其禮畧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鄭氏曰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材椁材也孔氏曰布班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覓椁材及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預暴乾之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於殯門外是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喪既殯以後未葬以前每日朝夕設奠於殯宮逮及也逮日及日之未入也朝夕奠以象生人之朝夕食生人日已出而朝食日未入而夕食故奠之時亦放之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鄭氏曰謂既練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孔氏

王氏易石曰布陳也陳也陳也
布者分列而祭也
御案云布字三說不同然亦惟此相定蓋惟若不見材於陳而暴乾也

禮記集解卷九
曰哭無時有二種一是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哭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二是小祥之後哀至則哭或一日二日而無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可爲君使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反還也爲使還家必當設祭告親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練練衣黃裏繚緣葛要經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長祛祛

裼之可也

釋文繚元緇反緣悅緇反要經一遙反下大結反絢其俱反瑱吐練反衡依註作橫華彭反下

衡三同祛起魚反一音邱據反

鄭氏曰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繚爲飾黃之色卑於繚繚之類明外除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衡當爲橫字之誤也祛謂衰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

之又長之又爲祛則先時狹短無祛可知吉時麤裘孔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裕裏也繚爲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衰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繚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經者小祥男子去首經惟餘要經也繩屨者謂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藶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絢屨頭飾也吉有喪無瑱充耳人君吉時用玉爲之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爲之冬時衣裏有裘吉時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鹿皮白色與喪相宜也衡橫也祛衰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祛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祛也愚謂小祥謂之練者始

練大功布爲冠也喪冠不練故喪服傳冠六升鍛而勿
灰爲父小祥冠八升爲母冠九升皆加灰練之以其祭
言之曰小祥以其冠言之曰練練衣者練大功布爲中
衣也爲父小祥衰七升爲母衰八升皆不練其中衣升
數與衰同而加灰練之又染爲黃爲之裏以其在內可
差飾也練淺絳色爾雅一染謂之練緣中衣之緣也喪
服傳曰帶緣各視其冠練中衣之緣亦用其冠之布爲
之而染爲練色蓋吉時中衣之緣皆以采色爲之始喪
無采至是而漸飾也中衣與深衣同制然深衣禪而練
中衣有裏則吉服中衣有裏可知葛要經者卒哭變麻
服葛至練除首經而要經猶在也繩屨大功之屨也斬
衰始喪菅屨卒哭受以不杖齊衰之疏屨既練受以大
功繩麻屨爲母始喪薦屨卒哭受以大功繩麻屨至練
而無變也絢屨頭飾也喪屨無絢去飾也瑱吉時人君
以玉大夫士以石之似玉者初喪去瑱練貴賤同用角
爲之貶於吉也裘之袂口以他物飾之詩言羔裘豹祛
是也前此雖已有裘而短狹無祛至練而橫廣之又長
之又飾其祛也裼者袒上服之衽而露其中衣也祛裼
之可也者裼爲見美吉時以裼爲常有爲焉則襲喪事
以襲爲常有爲焉則袒小祥裘既肅祛差向文飾則雖
裼而露其中衣亦可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鄭氏曰兄弟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愚謂
遠兄弟謂不同居者也三年之喪不以弔惟兄弟之喪
雖總必往蓋以已爲之有服而往哭之非弔也雜記曰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

而往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皇氏曰此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愚謂所識謂所知識也知生者弔故所識之人其兄弟之不同居者死皆往而弔之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

柅棺

釋文重直龍反被皮寄反厚胡豆反度厚薄曰厚皆同此音柅羊支反

柅棺一梓棺二

鄭氏曰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柅棺所謂梓棺也爾雅曰檜柅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周市也凡棺用能溼之物愚謂天子之棺四重者一物為一重四物則四重也此與數席之重數同水兕革棺蓋以木為幹以水牛

兕牛之皮為之表裏合之而其厚三寸也被之者言其最在內而被體也二牛之皮堅而耐溼故用之以為親身之棺柅棺即梓也柅木為之梓棺謂屬與大棺皆以梓木為之四者皆周言其皆并有底蓋也上言四重而下言四者此一物為一重明矣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是大棺皆以二寸為差天子大棺宜一尺併屬六寸梓四寸水兕革棺三寸凡厚二尺三寸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釋文衽而審反又而鳩反鄭註衽或作漆或作髹

鄭氏曰衡亦當為橫衽今小要愚謂古棺無釘用皮束之縮縱也縱者二以固棺之首尾與底蓋之材也橫者三以固棺之兩旁與底蓋之材也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似深衣之衽故名焉鑿棺身與蓋合際處作坎內小要其中以連之衽與束相值每束之處用一衽

曲禮記集解卷九

亦縮一橫二也此謂天子棺制也諸侯亦然喪大記君
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
柏椁以端長六尺

鄭氏曰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孔氏曰天子椁用柏
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黃腸
爲裏而表以石焉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
椁材並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
而作四阿也長六尺者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知方一
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案喪
大記君大棺八寸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愚謂諸侯
與上大夫大棺八寸大夫士六寸庶人四寸每以二寸
爲差則天子大棺一尺也以椁厚於棺一寸差之則棺
六寸者椁七寸棺八寸者椁九寸棺一尺者椁尺有一

寸與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紒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
以樂食釋文紒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或曰使有司哭
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爲之不以樂食蓋謂殯斂之
間愚謂哭諸侯謂遙哭之也爵弁以爵色韋爲之紒與
緇同黑色帛也爵弁紒衣卽周禮司服所謂韋弁服也
絰弔服之葛絰也爵弁紒衣而加絰蓋天子弔於未成
服之服故哭諸侯亦用之士弔於未成服之前朝服加
絰諸侯大夫皮弁加絰天子爵弁服加絰禮之差也司
服王爲諸侯緦衰此謂巡守所至遇有諸侯之喪或諸
侯來朝薨於王國而弔之於成服之後者若薨於其國
赴於王而哭之則聞喪卽哭故用未成服之弔服也哀

戚之事非可代為之者或言使有司哭之非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則非使人代哭明矣內宗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外宗大喪敘內外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則諸侯與王有服者又當為位而哭之也為之不以樂食此又記者之言也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弛縣者久而去樂者暫蓋諸侯雖尊然其為人眾而其情亦視內臣為稍疏故其降殺如此王為公卿當如諸侯之為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其為諸侯蓋比殯不舉樂與諸侯之喪赴告之及於王必在既殯之後蓋即以聞喪之日斷為之限與○陳氏祥道曰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云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古文弁字象形其制上銳如合手然韋其質爵其色也敖氏繼公曰考經傳物色之言爵者惟爵韠爵韋耳若布與絲則不聞以爵名豈爵弁果以韋為之與愚謂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詩云韠韠有奭以作六師是韋弁服配韠韠士冠禮爵弁亦配韠韠是爵弁即韋弁明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韋弁之尊次於冕故軍事服之士不得服冕則以此為上服而服之以助祭焉

天子之殯也鼓塗龍輻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釋文鼓才官反輻敕倫反

鄭氏曰鼓木以周龍楯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輻車畫轅為龍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終幕上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孔氏曰鼓叢也用木鼓棺而四面塗之故云鼓塗也龍輻者殯時用輻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也以椁者亦題奏鼓木象椁之形也斧謂繡覆

棺之衣爲斧文也先鼓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愚謂鼓塗龍楯以椁者天子之殯以龍輜載柩其外鼓木四周象葬時之椁然也加斧於椁上謂用夷衾以覆棺其上畫爲斧文也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大夫元冒黼殺士緇冒黼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是君之夷衾畫黼也既夕禮幟用夷衾賈疏云夷衾本擬覆棺故斂不用則殯時用夷衾覆棺明矣畢塗屋者鼓木與棺齊以夷衾從椁上入覆於棺乃以木題湊而盡塗之屋者言其題湊之狀中高而四下象屋之形也左傳宋葬文公椁有四阿言其僭天子也天子椁有四阿其鼓塗象椁亦爲四阿可知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釋文別彼列反

鄭氏曰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哭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愚謂別姓而哭謂分別同姓異姓之諸侯而爲哭位也喪大記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挾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此未小斂以前之哭位也又士喪禮朝夕哭婦人卽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卽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芻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

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門外之西方東面者士也士在門外在西方東面則在門內亦然不言者從可知也此雖朝夕哭位其實自小斂以後已然諸侯朝夕哭位雖不可考然未小斂以前諸侯哭位與士禮大畧不殊則朝夕哭位亦然其異者士禮門東之位在諸侯當爲寄公之位士禮門西之位在諸侯當爲鄰國弔賓之位士禮丈夫外兄弟卿大夫各不相統而諸侯則諸臣西面立位皆北上而統於君耳是自諸侯以下皆無別姓而哭之法也天子之喪公卿大夫之位宜亦與諸侯以下無異此之別姓而哭惟諸侯之位則同姓者在門東異姓者在門西而皆東上也

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

父釋文相息亮反父音甫

稱孔子者君臣之辭也耆老謂孔子相助也言孔子死而無助我之位者傷之之辭也尼父孔子之字也孔子無諡而爲誄誄之不必有諡於此見矣按左傳哀公誄孔子曰旻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勞瘁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與此所載不同大約檀弓所載與左氏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爲確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

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釋文縣郡縣之縣厭于葉反太音泰

鄭氏曰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后土社也愚謂縣邑之大者左傳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公四命之孤也厭冠蓋卽素冠其制厭伏與

喪冠同也其服則素服周禮大司馬師不功則厭而奉
主車下篇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軍門之外則此厭冠
當素服明矣殺牲盛食曰舉軍敗失地以喪禮處之故
羣臣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又爲之三日不舉也必
哭於大廟者以土地人民受之先祖故也后土社也或
言君舉而自往社中哭之以社主土故也應氏鏞曰曰
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

釋文惡鳥路反

鄭氏曰爲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踔呼歎鳴於國中
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張子曰有服者之喪不哭於
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當哭於野又若奔喪者
安得不哭於道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釋文稅始稅反

鄭氏曰不專家財也稅謂遺於人陳氏澔曰未仕者身
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或有情
義之所不得已而當遺者則稱父兄之命而行之愚謂
稅謂以財物助人喪事即所謂賻也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鄭氏曰備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孔氏曰國
君之喪羣臣朝夕卽位哭踊踊須相視爲節嗣君雖先
入卽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乃俱踊也士卑最後故
舉士入爲畢愚謂士喪禮朝夕哭主人入門哭婦人踊
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
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
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徹者盥於門外
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是主人待衆賓畢入乃拜賓

孔子曰
必也其地也
野哭者
野哭者
野哭者
野哭者

禮記集解卷九
拜賓畢乃踊也嫌人君尊或不待羣臣畢入而踊故明
之

祥而編

鄭氏曰編冠素紕也孔氏曰祥大祥也編編冠也大祥
日著之

是月禫徙月樂

鄭氏曰言禫明月可以用樂孔氏曰鄭志曰既禫徙月
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
月可以歌皆自祥踰月所爲也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
猶未能歡徙月之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
也○愚謂祥之日鼓素琴而尙未可歌也踰月而可以
笙歌而尙未備縣也禫而縣而猶未作也踰月而金石
之樂作矣此除喪作樂之漸也

君於士有賜帟

釋文帟音亦

鄭氏曰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
以上幕人職供焉愚謂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是
大夫以上皆有帟幕人自以其職共之士本無帟君所
加恩則有賜之以帟者也

禮記卷九終

禮記卷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下第四之一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

車一乘釋文適丁歷反下適室同長丁丈反下同乘繩證反

鄭氏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

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

之大功之殤中從上愚謂凡遣車無直言車者此車謂

生時所乘葬時用為魂車者也士喪禮薦車三乘乘車

載皮弁服道車載朝服橐車載蓑笠左傳齊葬莊公下

車七乘說者謂齊舊用上公禮車九乘故以七乘為貶

以此差而上下之則天子十二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

君之適子降於君車宜五乘殤降於成人故三乘庶殤

邑後學項琪原采
湖南後學陶鳴勳補采

禮記集解卷十
降於適殤故一乘大夫適子降於大夫車宜三乘殤降於成人故一乘也上篇云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則送死之物中殤下殤爲一等君之適中下殤車皆一乘也然葬必有魂車自一乘以下不容復降則公之庶中下殤大夫之庶殤士之殤皆一乘與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有位於朝者曰達官達官之長謂大夫也達官爲君皆杖而曰諸達官之長杖者謂以杖卽位也喪大記曰君之喪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特輯之而已則得以杖卽位矣此達官之長杖也喪服傳曰公士大夫之喪眾臣杖不以卽位則諸侯之士杖不以卽位可知此達官而非長則不杖也○註謂有官職而不達於君

則不服斬非也既有官職豈有不服斬者疏謂不達於君爲府史之屬亦非也府史之屬特庶人在官者耳其爲君齊衰三月而已安得與公卿大夫論其杖不杖之差乎曰庶人故齊衰三月不以杖也庶人亦不杖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釋文朝直遙反

宮柩所朝之廟也將葬弔於宮謂葬日柩將行而君弔之也出謂柩出廟門也命引之者命人執引以引柩車也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使人引之以致其意每引三步三引則九步也禮成於三朝謂葬前一日柩朝廟之時也次孝子居喪之所次舍廬聖室之處也士喪禮主人揖就次是也哀次者柩至次則孝子哭踊以致其哀士喪禮乃行踊無算是也君之來時不一或當柩朝

廟之時或當柩已出宮至喪次之時皆如弔於宮之禮
命引之者三也○鄭氏謂宮為殯宮非也士喪禮啓殯
卽遷於祖固無可行弔禮之節而柩至祖廟設奠薦車
之後乃云質明滅燭則啓殯時尙昧爽君之弔必不能
遽及乎此時而來也又鄭氏謂引之為以義奪孝子亦
非也君使人引車特以致其執紼助葬之意非有他義
也又鄭氏以次為大門外接賓客之處亦非是說見曾
子問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氣力始衰愚謂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故不越疆
而弔人

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
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會

黜倚其門而歌音申銳反見賢遍反倚于綺反徐其綺反

鄭氏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強且專政
國人事之如君矯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
也武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明也倚門而歌明已不
與也點字皙曾參父愚謂矯固不以強臣之勢奪其所
守而又自言其故以正君臣之分其所以矯諂畏警僭
竊者深矣微小也言禮之微小者唯君子能表明之稅
齊衰於私門非失禮之小而武子之言如此亦自文之
辭也武子雖恨矯固而其所據者乃先王之禮故不能
以為非而反以為善於此見禮之可以守身而無畏於
強暴也及武子卒而曾點倚其門而歌蓋亦以示其不
畏季氏之意故記者因矯固之事而併記之然歌於有
喪者之門則非禮矣○萬氏斯大曰季武子卒在魯昭

御案云季武子寢疾三行先死
曰其橫徑其塔固當其
精而商其見當以東匪陳
氏志為確長亦陳氏志
內而欲其死也上板可也
此版以未寺記說揚揚
其神、微口見風、振雲
又云三宗身身自季武子
結律軍城黃叔十日封
公叔漁諸侯、遊其宮且
平日而為二階居、吉
容一帳固以示其自向
其神、微口見風、振雲
也、不勝謀夫杜氏墓
已宮、汗其命、時已
歲、其扶、其、其、其
中、其、其、其、其、其
世、其、其、其、其、其
也

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四子侍坐。點齒在子路下。子路少孔子九歲。時方八歲。曾點當益幼矣。倚門而歌。必無是事。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氏曰辭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孔氏曰始喪哀戚甚。小斂以前不為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絕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而來則亦絕踊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踊絕踊而拜之。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然後拜之。愚謂大夫尊來弔當即拜之。若當事未得拜則宜告之。以其故也。主人雖未拜弔者皆入即位矣。故上篇子游禭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是知主人雖有事未得拜賓弔者已先入也。喪大記云士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則不當事。雖未小斂固為大夫出矣。士喪禮唯君命出謂未襲以前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釋文樂音岳又音洛

鄭氏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婦人無境外之事也。惟三年之喪則越疆而弔。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鄭氏曰以全哀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釋文引音允壙苦晃反又音曠後同

鄭氏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柩曰紼。從柩羸者。孔氏曰引柩車索也。引者長遠之名。車行遠也。紼引棺索也。紼是撥舉之義。棺惟撥舉不長遠也。弔葬本為助執事故。

御案云士是禮大夫有視斂之禮記內皆更詳自西階階東北由東上是也此云行若被大夫先事也士若已過出拜仍在此下并視斂此則當于西階下及視斂故禮之事畢乃入也士喪禮既殯乃拜大夫之後也若士喪則當于西階下也

御案云是日決意一日是洗巾不樂亦初不樂也事畢則樂矣

必助引柩車及至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遙行，皆散而從柩。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愚謂引紼一物也。在塗時，屬於柩車謂之引。載時及至壙，說載除飾皆屬於棺，謂之紼。王制疏云：停住之時，指其繒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是也。此疏以紼爲撥舉，乃據孺子。黃章註爲說非確義也。又既夕禮屬引，鄭註云：在軸輻曰紼，在軸輻謂朝廟時也。朝廟時柩雖行而不遠，故亦不謂之引而謂之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釋文臨如字，徐力鳩反。

此謂在他國而死者也。公弔之謂所死國之君弔之也。拜謂爲主以拜賓也。州里謂死者同州里之人，今同在他國者，舍人謂死者今在他國所館舍之人也。死於他國者，其親屬或不從行，則朋友及州里之人同在此國者，或又無朋友州里，則此國所館舍之人皆可爲主而拜君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則死於異國者雖非公弔，固必有拜賓者矣。嫌君尊其禮或異故以明之。承助也。弔以助主人之喪事也。曰寡君者，稱於異國臣之辭也。曰臨者，尊君之辭。蓋曰君辱臨某之喪。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氏曰：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愚謂大夫士之喪必赴於君，君當弔於其家。若未仕之士及庶人之喪，赴告不及於君，君不能悉弔也。若遇其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所以廣仁恩也。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相氏銜曰：區區於此世，存一類。

鄭氏曰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孔氏曰不受弔謂不為主人也適子為主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避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釋文免音問使色吏反又如字

鄭氏曰哭之適室以其正也狎相習知者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孔氏曰適室正寢也禮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故姊妹之夫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已子也甥服舅總故命已子為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內袒之上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去冠而加免也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以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使人出門外

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人也狎則入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也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為主也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愚謂此亦為位而哭者也子為主者妻之兄弟無服而子為舅服總故使之為主而拜賓袒免哭踊者哭有服之親之禮然也為主者在中庭西面夫入門而右亦西面在其子之少南凡哭而為位者哭者與主人必同面而以親疏為敘列也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此哭妻之兄弟婦人亦當在阼階上之位但子既為主則其子倡踊矣子為主者常禮也無子乃使婦人倡踊耳使人立於門外

告來者謂人有聞哭而來者則告以所爲哭之人蓋凡哭人者之禮皆然狎則入哭謂所親狎之人則當入而弔哭也父在哭於妻之室此謂父子同宮者也若父子異宮雖父在亦哭諸適室也異室側室也非爲父後者降於適子故哭諸側室○鄭氏謂夫入門右北面孔氏云鄭知此北面者子旣爲主在阼階下西面父若又西面便似二主也又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愚謂士喪禮主人衆主人衆賓皆西面初不以二主爲嫌何以此父與子同西面則嫌二主乎君弔於臣主人之位皆在門右北面故季康子於衛靈公之弔亦然初不以辟主人之位也鄭氏謂夫入門右北面蓋據曾子北面而弔之文孔疏所言殊失鄭義但

鄭註本非曾子北面而弔乃弔於不爲位者之禮非可以例此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鄭氏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孔氏曰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內則云庶人無側室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是非常哭之處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不得嚮他國也愚謂上篇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以不同居而謂之遠也此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以不同國而謂之遠也側室在寢室之旁側者也兄弟哭於廟此不於廟者喪自

未啓以前於廟皆無事焉不宜忽以哭輕喪而至也門
內殯宮之門內也哭于門內之右謂在中庭之少南而
西面所以別於哭殯之位也不哭於寢門之外者以其
爲內親也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
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
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釋文與音餘

哭與弔不同弔者所以慰人之戚哭者所以自致其哀
上篇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雜記云三年之
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孔
子於門人猶父子則曾子於子張猶兄弟故援有殯哭
兄弟之義而往哭之非弔也爲朋友弔服加麻而曾子
齊衰而往不服其服者蓋兄弟骨肉也其恩由父而推
故可以釋服而服其服朋友異姓也其恩由已而成則
不可以釋服而服其服矣哭之者情之所不可已不服
其服者禮之所不容過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
人以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是善子游正之孔氏
曰少儀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案立者尊右已傳
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若喪事則惟賓主居右
而已自居左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
右子游知禮故正之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
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釋文穀音告又古毒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

柳桑云此是居於門內之禮也
中於門內者謂自門內而往
於門外者謂自門外而往
以人由左自門內而往
擊自右而往自門外而往
以賓主爲一也賓主居右也
自居左也漢唐氏曰居左爲
手擯也漢云相室居右也
自居左則子游自居左也
情以爲家文修云方氏言
左而右之說尤爲沙也
重振皆由左也

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外祖母又小功也孔氏曰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下書王姬歸於齊是由魯嫁也莊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莊二年書王姬卒是襄公夫人此言齊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爲外祖母假令爲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此或人之言有二非也○趙氏泂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此禮所未有魯人以我主其昏欲以說齊耳公爲之服姑姊妹之服故書卒同內女後齊桓王姬亦魯主之而卒不書可見主昏修服之非禮而桓公不可以非禮說故弗爲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釋文重直龍反嚴魚檢反本亦作儼喪息

浪反

晉獻公名詭諸秦穆公名任好公子重耳獻公子後立爲文公文公爲驪姬所譖出亡在狄而獻公薨穆公使人就弔之且曰者致弔辭之後復言此也斯謂喪代之際也喪失位也穆公欲納文公故勸其因喪代之際以圖反國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

鄭氏刊仁記為親行仁義
大學評注云私愛仁道
不如是子則仁愛其親為

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釋文與音預

舅犯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仁親仁愛其親也言為人子
者當以愛親為寶若因父死以求反國則是利父之死
非人子愛親之心矣舅犯勸文公辭秦使而文公從其
言也稽顙而不拜但自致其哀而不拜賓蓋庶子在外
受弔之禮也適子受弔則拜稽顙起而不私與使者無
私言也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
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
遠利也釋文顯依註音鞮呼遍反徐若見反夫音符遠于萬反

鄭氏曰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
鞮愚謂未為後者文公不令穆公之命故不敢以喪主
之禮自居也文公譎而不正非能誠於愛親者然當時
晉人與之秦伯助之有可以得國之勢而不欲因喪以
圖利則居然仁者之心其視惠公之重賂以求入者相
去遠矣此所以卒能反國而霸諸侯與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氏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
妻文伯歎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孔氏曰孝子思念其
親故朝夕哭時褰徹其帷敬姜少寡辟嫌故朝夕哭不
復徹帷表夫之遠色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
哭穆伯始者聲已哭在堂下是帷堂非帷殯也愚謂婦
人無堂下哭位聲已之哭亦當在堂上但聲已怨恨穆
伯而帷堂人不取法自敬姜行此人以為知禮而慕效

禮記集解卷十
之故言帷殯自敬姜始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鄭氏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我不欲傷其性孔氏曰凡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至極惟遭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是至極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算裁節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愚謂下文所言自復至於虞祔皆歷據喪禮而釋其義而此節則總釋喪禮之義也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目有五而惟喪禮爲哀戚之至蓋人之哀戚莫甚於哀其父母之死也節哀者謂始死哭不絕聲既殯則有朝夕與無時之哭卒哭有朝夕哭練不復朝夕哭但有思憶無時之哭祥而外無哭禫而內無哭所以節限其哀也順變者謂順其哀之隆殺而漸變之而輕也蓋人之

於其父母也至死不窮若不爲之節限必將至於滅性矣君子念父母生我之心必不欲其如此是以雖至哀而必爲之節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釋文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

鄭氏曰復謂招魂望求諸幽鬼神處幽暗望其從鬼神所來禮復者升屋北面愚謂盡愛之道謂盡愛親之道也禱祠禱於神以祈親之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是也復亦所以求親之生故曰有禱祠之心人子於親之將死至情迫切所以求其生者無所不至故復與禱爲事不同而其爲心一也復者北面北者幽陰之方也人死則有鬼神之道鬼神處於幽陰故望其方而求之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氏曰隱痛也稽顙觸地無容愚謂拜所以禮賓稽顙所以致哀故二者皆為至痛而稽顙之痛為尤甚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釋文飯扶晚反

鄭氏曰尊之也食道藜米貝美孔氏曰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也飯食人所造作為藜米貝天性自然為美案

喪大記君沐梁大夫沐纓士沐梁飯用沐米士用梁謂

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士喪禮稻米一豆實於筐是

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是天子飯用黍也周禮與瑞

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註云含玉如璧形而小是天子

含用璧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

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註云食珠

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士喪禮用貝三依雜記則

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愚謂米所以飯貝所以含通

而言之則米貝皆謂之飯故曰飯用米貝飯用沐米喪

大記士沐梁士喪禮沐稻蓋列國土宜不一而士或不

能備有故隨所有而用之非必天子諸侯之士之異也

弗忍虛者所以為愛不以食道者又所以為敬也詩毛

傳云瓊瑰石而次玉又左傳哀十一年齊陳子命其徒

具含玉是大夫含亦用玉也雜記自天子至士皆用貝

是大夫以上兼用貝玉士則惟用貝也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

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釋文別彼列反本或無已字識式志反皇如字

鄭氏曰明旌神明之旌不可別形貌不見孔氏曰案士

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註云王則

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

建物則銘旌亦然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

御義云好以愛故也重此義
此意屬上以禮並此重也
承上起下以禮並此重也
此意屬上以禮並此重也
承上起下以禮並此重也

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愚謂錄之謂識其名而存錄之也盡其道謂其采章尺度必視其爵位而為之也愛之故不敢忘敬之故不敢苟此二句申言銘旌之義註疏以重與奠言非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釋文重直龍反綴作劣反又竹衛反

鄭氏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

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

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按鄭據祭法以高祖為顯

考說見本篇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孔氏曰案士喪禮士有重

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始

死作重猶若木主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

依神故曰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虞主訖

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廟死者世世遞遷其重常在至

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廟也周人作主

則埋其重於門外之道左也○孔氏曰遷廟早晚左氏

以為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

禘於廟杜服皆以為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為練

時則因禘而遷廟主傳霖曰因禘當依疏作不禘辭故

鄭註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鄭必謂以練

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

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

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朱子曰吉

凶之禮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

然後神之然猶未盡變故主復於寢至三年而遷於廟

也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遷廟之說杜氏用賈

達服虔之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練而遷舊主至三年而納新主耶又曰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元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辭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方遷於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覺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覺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覺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愚謂既葬猶士喪禮有明文國語曰祭自謂未葬之奠耳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大速禮志所謂覺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愚謂大戴禮遷廟篇首言

成廟將遷之新廟而其祝辭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此謂三年喪畢以新死者之主遷之於廟也穀梁傳云練而壞廟此謂既練之後遷其親盡者之主也蓋既祔之後主還於寢新主練祥之祭皆於寢而宗廟則復行時祭左傳所謂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也至練距大祥尙一年姑以諸侯之禮言之中間宗廟有三祫祭或二祫祭如有二祫則於第一祫祭畢而遷高祖之主於太祖之夾室於是高祖之廟虛而可以改塗易檐而修之矣第二次祫祭畢而遷祖之主於高祖廟於是祖之廟虛而可以改塗易檐而修之矣至喪畢而納新主於祖之廟焉若天子三昭三穆而練祥相距中容三祫其遞遷之法亦如此遷廟禮但言新主之入廟而不言舊主之去廟則舊主固已先遷

矣。以是知練後因禘祭而遷舊廟。穀梁之說確然可據。不容復致疑於其間。而喪中於宗廟非竟不祭。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及晉葬悼公烝於曲沃者未可以其出於春秋之亂世而非之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釋文齊側皆反

鄭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愚謂祭則有尸有尸則有飲食之禮。葬前不立尸直以饌具奠置於地而已。故曰奠祭祀之禮謂既葬之後。虞祔練祥皆立尸而行祭禮也。奠用素俎瓦敦甒豆無滕之籩皆素器也。至虞而籩豆俎敦之屬皆用吉祭之器矣。蓋奠主哀故器無飾。祭主敬故器有飾。自盡謂自盡其敬禮之心而不敢用初喪

之素器也。豈知神之所饗必於此有飾之器乎。亦以主

人自盡其齊敬之心耳。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

釋文辟婢亦反

鄭氏曰：算數也。孔氏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慙。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若不節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非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踊諸侯七踊天子九踊。故云爲之節文。愚謂有算之義有二。一是每踊三者三爲一節。一是天子至士多少有差。故疏云準節之數。其事非一也。

袒括髮變也。慙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

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釋文慙庾皇紆粉反又紆運反徐又音鬱去羌呂反

孔氏曰：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悲哀慙恚者是

御製三表之正其不自知其
冬之正加解通先王於不可
莫其而爲一寫受受亦不
一有度而正者通焉
非欲考之正其正且通且
叙七知全相其說者爲
按再如指抑也

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吉時服飾者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途而袒括髮為去飾之最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節限也愚謂袒括髮者飾之變於外也慍者情之變於中也上以二者並言而下乃專以袒括髮言之者以哀情之變其事易明不煩申釋也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哣而葬釋文哣况甫反

鄭氏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踰時則哀久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愚謂弁爵弁也士冠記云周弁殷哣夏收此三者皆士之祭冠也下文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哣而葬以弁與哣並言其為爵弁明矣弁經葛謂爵弁而加葛經即前所謂爵弁經紵衣之服也士喪禮葬不變服弁經葛而葬人君之禮也與神交之道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將葬而漸神之故變服而葬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不敬也蓋大夫士之父全乎父者也其尊近致其哀而已天子諸侯之父兼乎君者也其尊遠故至葬則哀久而敬生而不敢以凶服接之觀於書之顧命則天子在喪有用吉服以行事者而曾子問世子生告殯大祝大宰大宗皆冕服皆此義也既葬反喪服而反哭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釋文歆徐昌悅反一音常悅反

為于偽反食音嗣

鄭氏曰尊者奪人易也歆歆粥也愚謂此謂大夫之喪也歆謂未殯前歆粥也主人主婦死者之子與妻室老

其貴臣也。三人者爲大夫未殯皆不食而有時歠粥者蓋君爲其困病故命食之以粥以尊者之命奪其情也。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蓋士無君命故鄰里爲飲食之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釋文

養羊尚反

鄭氏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孔氏曰謂葬訖反哭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謂生平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者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主婦入於室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愚謂反哭者葬時柩從廟而去既葬則反於廟而哭以致其哀也反諸其所作者反於死者平時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而哀親之不復行禮於是也反諸其所養者反於死者平時行饋食祭禮之處而哀親之不復饋養於是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士喪禮反哭賓升自西階弔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故弔無不哀而反哭爲尤甚。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釋文封

窆彼驗反下同慤本又作穀苦角反

鄭氏曰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陳氏澹曰殷之禮窆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大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

禮記集解卷十
為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所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為
尤甚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為兼盡也愚
謂慤與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之慤同言其質有
餘而文不足也蓋葬事甫畢即行弔禮則於禮節恩遽
而無從容之意故曰已慤不若反哭而弔則反而亡焉
既足以深致其哀而於禮節亦不至於迫感而無序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釋文首
手又反
鄭氏曰北方國北也孔氏曰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
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
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鄭氏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孔氏
曰既封謂葬既下棺也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謂主人
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
人贈用制幣元纁束帛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
是虞有尸也愚謂虞安也葬反而祭於殯宮以安神也
虞始有尸蓋親之形體既藏孝子之心無所繫故立尸
以象死者而事之宿進也進之使於祭時而來也主人
贈而祝宿虞尸者言祝之反而宿尸以主人之贈為節
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

日中而虞

釋文舍
音釋

鄭氏曰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
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孔氏曰
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
為左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地神也愚謂視

方氏曰宿亦戒也
只戒以期戒曰宿祭
言官宰宿夫人其此義
同

牲之有司與主人偕反者也舍奠之有司則於主人之反留於墓而舍奠者也主人歸而反哭視牲則舍奠之有司亦可以反矣於是而行虞祭也蓋虞祭以釋奠者之反爲節也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有司反日中而虞所謂喪事雖遽不凌節者於此可以見之日中而虞往葬而歸非日中不足以歲事也其或墓地稍遠則虞之過乎日中者固當有之矣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釋文離力智反

虞以安神葬日卽虞不忍一日離親之神也葬前無尸奠置於地至虞始立尸以行祭禮故曰以虞易奠雜記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當九虞也虞皆用柔日假如士三虞丁日葬而虞則巳日再虞辛日三虞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日哀薦成事先儒以他用

剛日兼蒙三虞卒哭言之故謂後一虞改用剛日此不然也此篇及曾子問雜記皆云卒哭成事士虞記他用剛日哀薦成事之文專屬於卒哭卒哭他用剛日則知三虞皆用柔日矣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于祖父

釋文易以

鼓反徐音亦耐音附

鄭氏曰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愚謂卒哭亦祭名卒止也前此朝夕哭於殯宮至是則止殯宮爲位之哭惟朝夕哭於次而已故曰卒哭而因以爲其祭之名也雜記士三月而葬三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以此差之則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也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異月士虞與卒哭

禘子曰長須三年而禘若
年哭而禘三年而禘
禮年哭禘禘朝夕哭哭祭
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
居喪三年喪畢者禘於
禘祠因禘禘主藏於死者
秋主遷自殯宮入於廟國禘
言日祭月言禮中室有日
祭、禘此正禘在三年、中
不徹几延故有日祭朝夕
、饋禘室有、禮如其親
、存也、正於禘祭類是
年長於乃可禘也

同月則以末虞之明日卒哭虞皆用柔日而卒哭改用
剛日以死者之神將自殯宮而往禘於廟用剛日者取
其變動之義故不用內事以柔日之例也曰成事謂祝
辭所稱士虞記卒哭曰哀薦成事是也士虞禮主人即
位於西階亨於門西牲升左胖進柢魚進鬻皆喪祭之
禮也至卒哭而改用吉祭之禮故曰以吉祭易喪祭凡
言吉祭有二一是喪中卒哭之祭此言以吉祭易喪祭
曾子問其吉祭特牲是也一是喪畢吉祭士虞記是月
也吉祭猶未配大戴遷廟禮乃擇日而吉祭焉是也禘
卒哭明日祭之名禘猶附也就死者祖父之廟而祭死
者使其神附屬於祖父也必於祖父者禘必以其昭穆
也既禘而反於寢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禘禘而作主
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特祀謂祥禫也喪畢遇三時禘
祭則因禘而遷新主於廟大夫士無禘祭則亦因吉祭
而遷新主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禘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
有所歸也釋文比必利反

吳氏澄曰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
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禘祭
則卒哭後禘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
故禘必與卒哭相接也愚謂變改也之往也變而之吉
祭由喪祭變而至吉祭也是日卒哭之日也接連也必
於是日也接謂禘用卒哭之明日必於是卒哭之日相
接連不忍親之神一日無所依歸也鄭氏曰日有所用
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孔氏曰變謂變常禮所以
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

者喪服小記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言速葬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為變既虞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所以必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依歸愚謂此所言初未有以見其為變禮之意且大夫以上虞與卒哭皆間二月中間未聞別有他祭則士之赴虞而未卒哭者中間亦不當有祭也

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

鄭氏日期而神之人情也愚謂殷練而耐於練祭之明日而耐也周卒哭而耐於卒哭之明日而耐也耐畢主皆還於寢至三年喪畢而後祭於廟則殷周之所同也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

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釋文列徐音例杜預云黍穰也鄭註周禮云若帚惡

鳥路反難乃且反

鄭氏曰桃鬼所惡茢菑者可埽不祥為有凶邪之氣也生人則無凶邪愚謂臨喪用巫祝者亦與神交之道也桃茢二物蓋使巫祝執之王弔則巫祝並前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是也諸侯則至廟門而巫止祝代之降於天子也小臣二人執戈先君之常儀也臨生者但有執戈臨死者則加以巫祝桃茢者人死斯惡之矣所以與臨生者之禮異也死漸滅也難言不忍言也君於大夫士之喪於殯斂必往焉臨其尸而撫之其於君臣之恩誼至矣然必用巫祝桃茢者蓋以死有漸滅之道先王之所不忍言故必有所恃以祛其疑畏正所以使其得盡弔哭之情也○鄭氏曰君聞

劉氏故曰居臨日喪以地
折先非禮也周之末流也
且疾居視而一臣死居視
哭之府政忠愛也居生而
用死而素生而厚死而薄
生而愛死而惡是難言
死也
如死而後曰死其生且不
同惡生於而畏故為一
被泣
御聖人死則惡也此惡此
死惡其凶穢也此惡此死
惡其於死畏一語其情
桃茢以戈而擇人疑畏
之心而使之居其愛者
禮於也

禮記集解卷十
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
茹孔氏曰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
外祝先入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
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無文
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茹之文喪大記雖記諸侯
禮明天子亦然故鄭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茹也此經所
云謂天子禮故鄭註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
祝桃茹執戈天子禮也諸侯則使祝代巫執茹居前下
天子也知此文據天子禮也鄭註士喪禮云諸侯使祝
代巫執茹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茹亦去之與
天子同是天子臨臣之喪巫祝桃茹執戈三者並具諸
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茹小臣執戈若既襲之
後斂殯以來天子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茹愚謂
喪大記君於卿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左傳隱
五年馭仲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是君於卿大夫恩
意之厚者至於與其小斂焉而止爾未聞有未襲而往
者衛獻公於柳莊之卒不稅祭服而往乃因其相從於
患難而然非可據爲常典也鄭氏以士喪禮喪大記皆
不言巫茹故以此爲未襲之禮然士喪禮喪大記皆謂
大斂而往者故無桃茹此有桃茹者蓋君於卿大夫爲
之賜而小斂者也謂爲未襲非也諸侯至廟門而巫止
則未至廟門時亦巫祝桃茹並有矣亦不必專以此所
言爲天子之禮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
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釋文朝直遙反
喪之朝謂將葬以柩朝廟也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

面柩之朝廟象生人之出必告親順死者之孝心而爲之也又以死者之心必以離其室爲哀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以致其徘徊而不忍遽去之意朝廟又兼有此義也殷人以死則爲神鬼神以遠於人爲尊故朝而遂殯於祖廟周人以死者之心不欲遽離其寢處之所故至葬而後朝廟○崇精問葬母亦朝廟否焦氏曰內豎職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是母喪亦朝廟明也婦未廟見則不朝廟愚謂孔疏言天子諸侯之葬每一日朝一廟非也士喪記有二廟者朝祖畢卽朝禰不待明日是不以一日限朝一廟矣天子諸侯之喪祝斂羣廟之主而藏之大廟尤無事徧歷羣廟而朝之也○自喪禮哀戚之至也以下至此凡十六條第一條總言喪禮其下十五條似皆據喪禮之成文而釋其義然證以士喪禮多不合如歆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及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茆執戈則當爲大夫之禮無疑至弁經葛而葬則注疏以爲人君之禮又注疏謂人君方有主則重主道也一條因重言主亦當爲人君之禮矣然此十六條文體相似又首以喪禮發其端而以下逐節釋之似其所據者乃儀禮之一篇不當錯有諸侯大夫之禮則豈變服而葬虞而作主大夫以上皆然與今於前文已用舊說釋之謹復獻其疑於此以俟學者更考焉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釋文殉辭俊反

鄭氏曰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愚謂此善夏之用明器非殷之用祭器也備物既以致其事死如事生之意不可用又以見送死者之異

於人此用明器者之所為知喪道也哀哉以下記者之言也祭器生人之器也用其器則近於用其人此用祭器之所以可哀也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釋文

鄭氏曰神明之神明死者異於生人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孔子是古而非周愚謂此又譏周末為俑之非也其曰明器神明之者言以神明之道待之而異於生人也此二句孔子之言記者引之以起下文所論之事也塗車芻靈皆送葬之物也塗車即遣車以采色塗飾之以象金玉芻靈束草為遣車上御右之屬及為駕車之馬家人

云言鸞車象人又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也芻靈不能運動亦猶明器之備物而不可用也俑木偶人也偶寓也以其寄寓人形於木故曰偶俑踊也以其有機發而能跳踊故謂之俑由芻靈而為俑蓋周末之禮然也孔子以其象人而用之故謂為不仁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釋文為舊君子偽反下為君為使人皆同與音餘隊本又作墜直媿反

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凡三條第一條仕焉而已者為舊君第二條大夫去國者其妻長子為舊君第三條大夫為舊君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未

陣氏祥道曰義起於情而不及於生
及而不起於情而不及於生
於義而加而不生於義而不
加故因情以為義而義以
釋情曰義以為禮而禮而
義人曰去國有為舊君
之服其有不為舊君之服
視情與義何如耳

絕也。穆公所問，蓋謂大夫以道去國而服其舊君者，乃喪服第三條之義也。退人以禮，卽以道去君之謂也。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則君不以道遇其臣，臣亦不以道去其君，而其去而卽絕也，不待言矣。戎首兵戎之首也。此與孟子告齊宣王之言相似。○鄭氏引喪服仕焉而已者，解此非也。穆公以舊君反服爲問，而子思之所以答之者如此，則知當時之服此服者，蓋已寡矣。若仕焉而已者，爲舊君之服，與庶人爲國君同。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未聞有服不服之異，豈仕焉而已者，反得不服乎？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

我則食食

釋文：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鄭氏曰：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也。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愚謂不以情居瘠，言虛爲哀瘠之貌，而無哀戚之實心也。爲君斬衰三年始死，三日不食，旣殯，食粥至練，乃食。食三臣不能居公室，其罪大矣。沒又不以禮喪之，則其罪又加甚焉。敬子之言，麤倍如此。曾子所以有出辭氣，斯遠鄙倍之戒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旣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鄭氏曰：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愚謂改服者，主人旣小

斂始服未成服之麻也凡弔者之服隨主人而變主人改服則弔者加經帶主人成服則弔者服弔衰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鄭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愚謂禮以恭敬爲本晏子能恭敬故曾子許其知禮

有子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

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釋文遣奔

證反焉于虔反○舊本及石經有子並作有若按孔疏有子孔子弟子有若是記文本作有子傳寫誤耳今正之

鄭氏曰言其太儉逼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而歸

不畱賓客有事也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

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畧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

雜記曰遣車視牢具賈氏公彥曰大夫三牲九體折分

爲二十五苞五个諸侯苞七个天子大牢加以馬牲則

十二體分爲八十一个九苞苞九个愚謂遣車載所包

遣奠之牲體而葬之者也葬時柩車將行設遣奠既奠

取牲體包之載以遣車使人持以如墓置於椁之四隅

一乘言其少也及墓而反者藏器少故葬速而卽反也

凡牲體一段謂之一个特牲禮佐食盛所俎俎釋三个

少儀大牢以左肩臂臠折九个是也國君七个大夫五

个謂每包所有之个數也士喪禮云苞二鄭氏云所以

裹羊豕之肉者又云苞牲取下體鄭云前脛折取臂臠

後脛折取骼士包三个士遣奠二牲每牲取三體分爲

二包每包有三个則皆全體也士無遣車每苞用一人

持之以如墓諸侯遣奠大牢每牲取三體折分爲四十

九个分爲七包每包七个包用一車載之故遣車七乘

大夫遣奠亦大牢每牲取三體折分爲二十五个分爲

五包每包五个亦包用一車載之故遣車五乘若天子遣奠兼用馬牲亦每牲取三體折分爲八十一段分爲九包每包九个包用一車載之則遣車九乘也有子言晏子儉不中禮不足爲知禮也○鄭氏曰人臣賜車馬者乃有遣車孔氏曰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註前脛折取臂臠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大夫以上皆大牢三牲凡九體大夫分九體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愚謂士喪禮無遣車賤而禮畧耳鄭謂賜車馬者乃有遣車則爲大夫者未必皆有車馬之賜也士包三个國君七个大夫五个皆謂所包之牲體之數也孔疏乃謂士二牲六體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其語殊不可曉又謂大夫諸侯每包皆三段又與記所言五个七个者不合詳其語意似以一个爲一包也然士喪禮言苞二而鄭氏云苞三个則是个乃在包之中者而个非苞也儀禮賈疏得之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鄭氏曰時齊方奢矯之是也愚謂曾子言晏子所以爲此者所以矯當時之失無害爲知禮也蓋曾子以晏子恭敬爲知禮者以禮之本而言也有子以晏子大儉爲不知禮者以禮之文而言也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矣蓋儉固可以救奢之失亦未爲得禮之中也二子各就其一偏之見言之故其於晏子

或予之大過或抑之大甚惟聖人之言爲得其平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釋文相息亮反鄉許亮反噫本又作意同于

其反母音無斯音賜沾依註音覘勅廉反

鄭氏曰國昭子齊大夫東鄉西鄉夾羨道爲位也夫子孔子也噫不寤之聲母禁止之辭斯盡也沾讀曰覘視也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陳氏澣曰昭子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葬時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禮也昭子自以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故使子張專主其事使主自爲主賓自爲賓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則女賓從男賓皆東鄉可知矣愚謂葬時

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所以爲男女之列也以親者近壙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人之南又所以爲親疏之序也今昭子使主自爲主賓自爲賓既無男女之別又紊親疏之序失禮甚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釋文夫音扶本亦有無夫字者

鄭氏曰以爲賢人蓋見其有才藝也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內人妻妾也孔氏曰曠猶疏薄也疏薄於賓客朋友

之禮故未有感戀出涕者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鄭氏曰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康子從祖母愚謂喪大記君小斂用複衣大斂用褶衣複衣褶衣卽袍褶之屬皆褻衣也君斂用褻衣則大夫可知而敬姜命去褻衣者蓋婦人之褻衣雖用以斂而不陳季氏但欲以多陳衣爲榮并陳褻衣故敬姜非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釋文去羌呂反

壹專也言予專不知夫喪之何以有踊久欲去之今觀於孺子之慕而知孝子之情卽在於斯其是爲人之真

情也夫何必爲踊乎蓋喪之踊有節孺子之慕則率其號慕迫切之情而不自知者有子以爲喪致乎哀而已而不必爲之節文也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微殺也微情謂哭踊之節變除之漸所以使之殺其情而不至於過哀也故謂有爲爲之也物謂衰經之屬也以故興物若荀卿言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食所以使之覩物思哀而不至於怠而忘之也有子之意在於徑情直行不知禮之節有定而人之情不可齊也或哀毀以傷生或朝死而夕忘苟使人率其情以行則賢者無以俯而就且至於滅性不肖者無以企而及必相率而至於悖死忘親矣

御東三奉文三湯表三宜有物也

以善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向為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是則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三舞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

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釋文猶依註作搖音遙愠斯戚紆運

反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愠一句并注

皆衍文辟婢亦反○孔疏云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愠者凡

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愠一句是哀

樂相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取義不同鄭又

一本云舞斯踊斯愠凡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盧禮本

亦有舞斯愠一句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與

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

鄭氏曰咏謳也猶當為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

人猶搖聲相近辟拊心踊躍也愚謂喜者外境順心而

喜也陶者喜心鼓盪於內而欲發也咏者喜發於外而

為咏歌也咏歌不已則至於身體動搖動搖不已則至

於起舞也愠怒意也樂極則哀故舞而遂至於愠也愠

怒不已則至於悲戚悲戚不已則發為歎息歎息不已

則至於拊心拊心不已則起而跳踊蓋哀樂之情其由

微而至著者若此然情不可以徑行故先王因人情而

立制為之品而使之有等級為之節而使之有裁限故

情得其所止而不過是乃所謂禮也此節言哀樂各四

句一一相對喜與愠對哀樂之初感也陶與戚對哀樂

之盛於中也咏與歎對哀樂之發於聲音也搖與辟對

舞與踊對哀樂之動於四體也獨舞斯愠一句在其中

間言哀樂循環相生之意詳文義似不當著此孔疏謂

鄭他本或無此句或本係衍文如陸氏之說與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奠娶為

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

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

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釋文惡烏路反

反奠音柳食音嗣倍音佩絞戶交

舍音捨訾似斯反

禮記集解卷十

三

鄭氏曰絞衾尸之飾萋翠棺之牆飾周禮萋作柳將行將葬也葬有遺奠食反虞之祭舍猶廢也訾病也愚謂士虞禮曰特豕饋食所謂既葬而食之也上言先王因哀樂之情而品節之所謂禮有微情者也此言先王因死者之易於倍棄而制為喪葬之飾奠祭之禮而使人得以盡其事死如生之情又因以故興物之意而廣言之所以見禮之不使人直情而徑行者皆有深意存焉故有子之所刺不足為禮之疵病也此二句通結二節之義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

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

有無名乎釋文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嚭音彼反使色吏

者簡冊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止用行人則儀乃陳人也記禮於師此章言行人儀者一言大宰嚭者二上言大宰嚭使則非簡冊錯互矣蓋嚭實吳人儀實陳人洪氏之說得之然其所以互易者則由記者傳聞之誤耳

鄭氏曰吳侵陳以魯哀公元年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

病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嘗試也獲謂係

虜之二毛鬢髮斑白止言殺厲重人也欲微切之故其

言似若不審然子謂所獲民臣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

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吳氏澄曰夫差內行惡事而

外欲得善名故使問行人以眾人稱此師之名名以殺

厲之師者欲吳人恥其名之惡而改悔也吳大宰果有

反地歸子之言則陳行人因其好名之心而誘勸之也

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

釋文知音智李

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蕢苦怪反飲於鳩反下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

鄭氏曰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飲酒與羣臣燕

平公晉侯彪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

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曰

安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三酌皆罰愚謂飲酒私燕

也鄭氏引燕禮解此非也燕禮當立賓主卿大夫士庶

子皆與此惟師曠李調二人獨侍而杜蕢聞鐘聲乃知

非燕禮之正明矣鼓擊也人君飲食皆奏樂杜蕢左傳

作屠蒯寢路寢也歷階即栗階謂升階不聚足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

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

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

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

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

樂如字為于偽反匕必季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

鄭氏曰開謂諫爭有所發起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

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大臣喪

重於疾日雜記曰君為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

舉樂詔告也大師典奏樂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防禁

放溢愚謂平公見蕢三舉罰爵意其必有以開發之故

不與之言蕢不言即出者以公之必將怪而問之也在

堂謂殯於堂上西序也與知防預知防閑諫爭之事也

蕢言平公飲酒非禮二子當言而不言已不當言而言

所以皆罰之蓋用此以諷公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釋文解之鼓反字林音支

鄭氏曰平公聞義則服揚觶舉爵於君也揚舉也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為戒謂之杜舉因杜蕢以為名也愚謂平公自知其過故命爵而自飲又命毋廢斯爵以為後世戒也畢獻謂燕禮獻賓獻君獻卿大夫士庶子皆畢也平公飲酒私燕也自平公命毋廢斯爵於是晉國正燕之禮於畢獻之後特舉觶於君謂之杜舉言此爵自杜蕢始也○鄭氏以燕禮大夫媵觶於公為揚觶非也燕禮揚觶由來久矣豈自杜蕢始乎

禮記卷十終

邑後學項琪校

平公
杜蕢

溫州府圖書館